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史三百八十二

開傳司在國錄置國事節書丞相樞密更領經筵事都總

穆

張燾

黃中

孫道夫

曾幾

兄開

勾濤

李彌遜

弟彌大

張燾字子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年進士第三人嘗為辟雍錄祕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綱為親征行營使辟燾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燾亦貶建炎初起通判湖州明受之變賊矯詔俾燾撫諭江浙燾不受上既復辟詔求言燾上書



略曰人主裁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  
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  
未足以慰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修乎天下治亂  
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  
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  
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又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  
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  
困民越棲會稽似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  
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  
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募可任用者往伺

敵動靜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備彼尚安得  
出不意犯吾行闕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諸帥遷中  
書舍人呂祉之撫諭淮西也熹謂張浚曰祉書生不更  
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酈瓊之變七年張浚特  
賜進士出身浚浚兄也將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  
熹言宣和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  
田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今首賜浚第何以塞公議  
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  
封還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楡曰賢良之子宰相之  
兄賜科第不爲過乃與書行熹不自安與炤皆求去



不許言者論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以兵部侍郎召詔引對上曰卿去止緣張浚熹曰臣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如內侍王鑑陛下所親信臣尚論列豈有幸相親兄自賜出身公論不與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朕圖治一紀收効幾然其弊安在熹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爲言今七年往者逕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爲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

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爲急尋權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黎確卒詔贈官推恩熹言確素號正人一旦臨變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且爲將命止勤王之師今曲加贈恤何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熹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爲信然而羣臣國人未敢以爲信然也蓋事關國體臣請推原天意爲陛下陳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夫所命也敵騎屢



犯行闕不能爲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  
豫丁巳酈瓊雖叛實爲僞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  
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正上副天意  
而天佑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興  
不遠矣願益自修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之旣  
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此和議姑爲  
聽之而必無信之可恃也彼使已及境勢難固拒使  
其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強我以  
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  
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

當以大義絕之謹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願斷自淵  
衷母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乃若略國家之大  
耻置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  
覲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  
卿言可謂忠然朕必不至爲彼所給方且熟議必非  
詐僞而後可從不然當再使審虛實拘其使人燾頓  
首謝金使張通古蕭哲至行在朝議欲上拜金詔燾  
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使欲行  
禮羣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  
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爲說意謂割



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願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之其情可見柰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廷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贊和議擢爲侍御史司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爲起居郎朝論大駭燾率吏部侍郎晏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宮未還兩宮未復不憚屈已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小大之臣無復異議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爲回卒不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爲一身進用之資

不恤君父屈辱之耻罪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綱紀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喧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旣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變亂是非豈不紊紀綱而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爲此輩烏可與之斷國論乎望加斥逐庶幾少度羣枉之門至於和議則王倫實爲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



侍以爲心腹信之如着龜。今其爲言自己二三事之端倪蓋亦可見更望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重此身無輕於屈但務雪恥以思復讐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如誠心惟我所欲盡歸于我然後徐議報之之禮亦未晚也如其變詐誘我以虛詞則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厲將士保疆場自治自彊以俟天時何爲不成伏願陛下少忍而已自朝廷有屈已之議上下解體儻遂成屈已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旣離何以立國伏願戒之重之於是

將廷臣皆不敢拜燾又面折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嚙嚙附會墮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燾旣方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欲以公爲直院燾大駭曰果有此言愈不敢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太宗正士隸與燾偕行且命修奉合荆湖帥臣岳飛濟其役燾與士隸道武昌出蔡頴河南百姓懽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九年五月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湧



溢父老驚歎以爲中興之兆。熹等入栢城披鉏荆棘，隨所葺治，留二日而還。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即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讎也。陛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願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旣久，豈容谷但已。異時恭行天罰，得無望於陛下乎。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恃久矣。伏望修武備，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陵。夫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爲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熹不對，唯言萬世

不可忘此賊。上默然。熹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六略，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足以動人耳目，又其爲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無足恠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熹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恟恟我斥侯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陽作筏造繩，索不知安用。諸將朝廷戒勿得遣間探，遂不復遣。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爲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者。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鄜瑒部五皆西陲勁兵，今



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費用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師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燾所言皆切中時病秦檜方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置不問成都謀帥上論檜曰張燾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十月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雖安撫一路而四川賦歛無藝者悉得蠲減陞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俟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俾一路

咸霑惠澤上曰豈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悉委卿燾因言官吏害民者請先罷後劾上許之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爲先務上曰當書之座右十年三月至成都在蜀四年戢貪吏簿租賦撫稚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則發粟民得不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有詔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燾爲宣撫使胡世將言蜀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爲戒世將奏寢其事燾乞祠以李璆代之燾自蜀歸臥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年冬檜死舊人在者皆起燾除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金陵積歲負



內庫錢帛鉅萬悉爲奏免池有義子與父爭訟守昏  
謬繫父連年不決熹移大理出其守居二年進端明  
殿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講以衰疾力辭  
不許除吏部尚書初上知普安部王賢建爲嗣顯  
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熹方今大計  
熹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上曰朕  
懷此久矣卿言契朕心開春當議典禮又勸上省賜  
予罷土木減冗吏止北貨上嘉獎之金使施宜生來  
熹奉詔館客宜生本閩人素聞熹名一見顧副使曰  
是南朝不拜詔者熹以首丘桑梓動之宜生於是漏

敵情熹密奏早爲備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  
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聚焉日費不貲禁中旣  
有內酒庫釀殊勝酷賣其餘頗侵大農熹因對言申  
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酷良醞以奪官課且乞罷  
減教坊樂工人數上曰卿言可謂責難於君明日悉  
詔罷之屢以衰疾乞骸三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尋遷太中大夫給直奉三十一年八月落致仕復知  
建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民驚徙過半聞熹至人情  
稍安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宜熹首陳十事大  
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孝宗



受禫除同知樞密院遣子珽入辭詔肩輿至宮給扶  
上殿首問爲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又乞命百執  
條弊事詔從之令侍從臺諫集都堂給札以聞隆興  
元年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之除資  
政殿太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之及  
家固求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五謚忠定熹外和內  
剛帥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于天士  
論歎然洎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受書一再輒成誦初以族祖  
蔭補官紹興五年廷試言孝弟動上心擢進士第二

人授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爲校  
書郎歷遷普安恩平府教授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  
親幸中未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蒙其  
力中獨不徙官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  
武成廟官吏請以聞中不答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  
謂祭酒周綰與中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綰未  
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爲綰退謂人曰黃司業之言精  
切簡當惜不爲諫官充賀金生辰使還爲祕書少監  
尋除起居郎累遷權禮部侍郎中使金回言其治汴  
宮必徙居見迫宜早爲計上矍然宰相顧謂中曰沈



介歸殊不聞此何耶居數日中白宰相請以妄言待  
罪湯思退怒語侵中已乃除介吏部侍郎徙中以補  
其處中猶以備邊爲言又不聽遂請補外上不許曰  
黃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且錫鞍馬金使賀天申節遽  
以欽宗計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國家  
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  
中自使還每進見輒言邊事又獨陳禦備方略高宗  
稱善不數月金亮已擁衆渡淮中因入謝論淮西將  
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旣而以殿帥楊存中爲御  
營使中率同列力論不可遣敵旣臨江朝臣爭遣家

逃匿中獨晏然比敵退唯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  
衆慚服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中言  
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况欽宗  
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竟寢兼給事中內侍遷官  
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  
罷之中皆不書讀羣小相與媒孽中罷去尹穡希意  
詆中爲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以集  
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居六年上御講筵顧  
侍臣曰黃中老儒今居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  
召引對內殿問勞甚渥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



在禮部嘗諫止作樂事中去卒用之至是又將錫宴  
遂奏申前說詔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爲請中言陛  
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欽廟梓宮置不問有所未  
盡上善其言不能用未滿歲有歸志乃陳十要道以  
爲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邪正廣言路  
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略考兵籍上亟  
稱善中力求去除顯謨閣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  
犀帶香茗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後生上謁必  
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有曰今日之來將再  
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則某之

志也其爲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闕  
失進職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遺奏猶以山陵欽宗  
梓宮爲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爲戒淳熙  
七年八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九月詔贈正議大夫  
中有奏議十卷謚簡肅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  
祐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  
召對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  
材圖興復以雪國耻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賜出身  
改左承奉郎再詔對言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



明蔣琬出圖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國。晉宋以來。嘗倚爲重鎮。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上嘉納。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爲詞臣。除秘書正字。權禮部郎官。徽宗凶問。禮儀多所草定。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水運。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宣撫司初由水

運。率石費錢十千。後以爲緩。從陸起丁夫十數萬。率石費五十餘千。上曰。水運便。行之。遷校書郎。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階。罷泛使。以省浮費。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產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買絲虧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以吏部郎中入對。言蜀民二稅鹽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太常少卿。假禮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秦檜存亡。及關陝買馬非約。道夫隨事折之。使還擢權禮部侍



郎上曰卿自小官已爲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于朝者皆爲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弒其父兄而奪其位與兵豈問有名臣願預爲之圖宰相沈該不以爲慮道夫每進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道夫不自安請出除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爲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或以此少之云曾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

弱冠滿  
字之孫

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專按部弱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考官異其文置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除校書郎林靈素得幸作符書號神霄錄朝士爭趨之幾與李剛傅松卿皆稱疾不往視久之爲應天少尹庭無留訟闈人得旨取金而無文書府尹徐處仁與之幾力爭不得靖康初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即位改提舉湖北徙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會兄開爲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議檜怒開去幾亦罷逾月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南



路盜駱科起柳之宜章柳桂皆瀕洞宣撫司調兵未至謾以捷聞幾流其官朝廷遣他將平之請問得崇道觀復為廣西運判回薛倚居上饒七年檜死起為浙西提刑知台州治尚清淨民安之黃巖令受賄為兩吏所持令械吏寘獄一夕皆死幾詰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賀允中薦召對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于譽者願加優容時帝徵檜擅權之弊方開言路應詔者眾幾惟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太

悅授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詔修神宗寶訓書成奏薦帝稱善權禮部侍郎兄楸蘭皆嘗貳春官幾復為之人以為榮吳越大水地震幾舉唐貞元故事反覆論奏帝聽其言他日謂幾曰前所進陸贄事甚切已遣漕臣振濟矣引年請謝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為朕留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上閔勞以事提舉玉隆觀紹興二十七年也除集英殿修撰又三年升敷文閣待制金犯塞中外大震



帝召楊存中偕宰執對便殿論以將散百官浮海避  
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闖  
淮甸此正賢智馳驚不足之時臣願率先將士北首  
歿敵帝喜遂定議親征下詔進討有欲遣使詣敵求  
緩師者幾䟽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大害爲朝廷計  
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如是雖  
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叱  
奴隸尙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幾又上䟽  
數千言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擢其子逮  
爲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謚文清

幾三任嶺表家無南物人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  
武仲講學初佐應天時諫官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  
無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與之合避地衡  
嶽又從胡安國游其學益粹爲文純正雅健詩尤工  
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二子逢仕至司農卿逮  
亦終敷文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開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崇寧間登進士第調直州  
司戶累遷國子司業擢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掖垣  
草制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太常少卿責監大寧  
監鹽井匹馬之官不以自卑召還時相復用事監抗



州市易務除直祕閣知和州徙知恩州請祠得鴻慶  
宮判南京國子監復爲中書舍人罷提舉洞霄宮欽  
宗即位除顯謨閣待制提舉萬壽觀知潁昌府兼京  
西安撫使奪職奉祠建炎初復職知潭州湖南安撫  
使踰年求去復得鴻慶宮起知平江府廣東經略安  
撫使奉詔駐潮陽招捕處寇訖事乃之鎮居二年盡  
平羣盜提舉太平觀復以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  
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  
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烈可與周宣侔矣又  
論車駕撫巡東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敵未易遽犯

其所窺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不得高枕而臥  
矣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全蜀屢請去進寶文  
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召爲刑部侍郎言  
太祖懲五季尾大不掉之患畿甸屯營倍于天下周  
盧宿衛領以三衛今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之帝  
悉嘉納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  
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  
侍讀檜嘗招開慰以溫言且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  
曰儒者所爭在善苟爲非善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  
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上



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  
疆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  
也又引古誼以祈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  
知耶他日開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  
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然  
猶以梓官未殯母后飲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  
聞開上既略曰但當修德立政嚴於爲備以我之仁  
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  
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大陽升而  
陰自散不待屈已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

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檜曰此事大係安  
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會樞  
密編修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開由是罷以寶文  
閣待制知婺州開言議論安發實緣國事力請歸檜  
議奪職同列以爲不可提舉太平觀知徽州以病免  
居間十餘年黃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爲士大夫升黜  
即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褫職引年請還政僅復  
秘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待制盡還致仕遺  
表恩素開孝友厚族信于朋友其守歷陽也從游酢  
學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



欣然忘食其留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故  
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勾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調嘉  
州法掾川陝鑄錢司屬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  
兵道境上濤白守燕勞之祐恭感恩厲下郡得以無  
犯湖湘賊王闢破穉歸桑仲郭守忠攻茶務箭窠砦  
將犯夔門夔兵素單弱宣司檄祐恭捍禦濤帥黔兵  
佐之賊潰去宣撫張浚奏濤知巴州不赴翰林侍讀  
學士范冲薦召見論五事除兵部郎中七年遷右司  
郎官兼祓正日食上言八月遷起居舍人以足疾命

閣門賜墩待班九月兼權中書舍人時沿邊又宿兵  
江浙罷於餽餉荆襄淮楚多曠土濤因進羊枯屯田  
故事事下諸大將於是邊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制  
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欲以呂祉代之濤謂祉疎庸  
淺謀必敗事莫若就擇將士素所推服者用之否則  
劉錡可浚不納祉至果以輕易失士心未幾麗瓊叛  
祉死於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時帝駐蹕建康欲  
亟還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萬苟付託得  
人可無憂顧適此危疑詎宜輕退以啓敵心因薦劉  
錡帝即命以其衆鎮合肥川陝宣撫使吳玠言都轉



運使李迥駿刻賞格迥亦奏玠苛費帝以問濤濤曰  
玠忠在西蜀縱費寧可覈第移迥他路可爾帝然之  
會金人廢劉豫金房鎮撫使郭浩遣其弟沔奏事濤  
察沔警敏可依乞詔諭陝右諸將乘機南歸帝命濤  
草詔沔持以往聞者流涕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八年  
除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實錄帝諭之曰昭慈聖獻皇  
后病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  
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已便民憂勤宗社踈  
遠外家古今母后無與為比不幸姦邪罔上史官蔡  
卞等同惡相濟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

靈亦或介介其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世朕  
痛念遺訓未嘗一日輒忘今以命卿濤奏數十年來  
宰相不學無術邪正留亂所以姦臣子孫得逞其私  
智幾亂裕陵成書非賴陛下聖明則任申必先有過  
嶺之謫臣亦恐復蹈媒孽之禍帝慰勉之六月實錄  
成進一秩就館賜宴復修徽宗實錄以中書舍人呂  
本中為薦丞相趙鼎諭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寧大  
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藉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七  
月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改提舉江  
州太平觀俄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



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劾之不報。濤上書論時事之害政者。大臣密諭王倫。變易地界一也。蔡攸之妻。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略不畏避。二也。小大之臣。凡在謫籍。皆已甄叙。惡如京黼。尚蒙寬宥。今侍從之臣。初無大過。理宜牽復。三也。河南故地。復歸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德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四也。臺諫為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舊。倚為鷹犬。五也。帝歎其忠直。賜以繒絲茶藥。且令事有大於此者。悉以聞。秩滿。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帝謂秦檜曰。勾濤久閑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永

嘉有天台鴈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年五十九。遺表聞。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矣。惜哉。贈左太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第。調單州司戶。再調陽穀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引見。特遷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校閱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劄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



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  
皆警備彌遜捐金帛致勇士修城堞決河護塹邀擊  
其遊騎斬首甚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元  
年召爲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  
叛執帥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  
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扣賊關以蠟書射城中招降  
賊通款開關迎之彌遜諭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  
行次建康協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  
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  
定規模排斥姦言又謂朝廷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

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也不可得况  
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謹直輔臣有不悅者以直  
寶文閣知吉州陞辭帝曰朕欲留卿大臣欲重試卿  
民事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  
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  
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  
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  
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効時駐蹕未定有旨料  
舟給卒以濟宮人彌遜繳奏曰六飛雷動百司豫嚴  
時方孔艱宜以宗社爲心不宜於內倖細故更動聖



慮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  
再相惟彌遜與吏部侍郎晏端復有憂色八年彌遜  
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鼎罷相檜專國贊帝決策  
通和金國遣烏陵思謀等入界索禮甚悖軍民皆不  
平人言紛紛檜於御榻前求去欲要決意屈已從和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乞斬檜校書郎范如圭以  
書責檜由學背師黨讎辱國禮部侍郎曾開抗聲引  
古誼以折檜相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  
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以爲然詔廷臣大議即日  
人奏彌遜手疏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

得乃欲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  
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借  
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  
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  
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率  
國人以事讐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  
可者三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負苟和好  
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  
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爲然獨有一去  
可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彌遜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



送伴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時和議已決附會其說者至謂向使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爭檜雖不從亦憚公論再與金使者計議和不受封冊如宰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是歲兀術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壽春竟如彌遜言十二年檜乘金兵既敗收諸路兵復通和好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嗾言者論

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懟意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太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謂彼主淫刑滅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爲可取或謂下詔罪已擢用耆舊招赦盜賊國



尚有人未可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鏐恃貫不報師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爲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鏐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爲給事中奏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爲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初朝廷許割三鎮畀金人旣而遣种師道師中援河北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陝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郡兵以濟師道師中之師爲腹

背攻劫之圖遂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張師正領勝捷軍敗於河東潰歸彌大誅之復遣餘卒援真定餘卒叛宣撫罷命彌大知陝州河東破小將李彥先來謁言軍事彌大壯之留爲將戍崤澠間以遏敵詔遣使召援彌大未敢進會永興帥范致虛亂兵勤王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縋城出賊散乃還坐貶秩尋召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爲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爲都督未嘗離



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顧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爲天子  
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  
以察官郎官爲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爲一司伺察  
願浩過失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  
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起知靜江府奏廣西邊防  
利害入爲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  
在靜江日斷強盜死罪引絞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  
卒年六十一

論曰宋旣南渡日以徽宗梓宮及韋后爲念秦檜主  
和甘心屈已張燾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

天豈忘宗社之讐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  
於蜀也黃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  
君道夫受知張浚憂國而不爲身謀曾幾積學潔行  
風節凜凜陳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勾  
濤直節正論不受檜私潔身歸老彌遜曾開同沮和  
議廢紕以沒無怨懟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二 宋史三百八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兼書省右相兼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陳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其所俊卿與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稱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為無過時公



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歎服以爲不可  
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爲南外睦宗院教  
授尋添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  
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  
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  
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  
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爲美必本  
至公人臣以不欺爲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  
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仲  
通本以獄事附檜寃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

劉寶總戎京口恣楛尅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  
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  
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  
勢已形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蓋白首不渝竊聞讒言  
其陰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爲其忠義有素  
反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爲變乎疏入未報因請對  
力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爲  
陰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搆成筭請按軍法上曰卿可  
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王亮渡淮浚卿受詔  
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



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哀新立申舊  
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  
疆爲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  
正名名正則國威疆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  
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戎  
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  
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  
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  
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  
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

淮事勢已急益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  
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  
之功也會王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陳十  
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  
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  
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會  
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  
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  
保揚州王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挫之浚上䟽待罪俊  
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



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  
若欲責其後功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真  
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  
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討願下  
詔戒中外協齊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卽命浚都督  
且召爲相卒爲思退穡所撓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  
請罪以實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官  
思退旣寘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  
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  
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

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爲參政窺相位  
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卽  
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  
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  
肯端禮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  
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  
相如之言力以爲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  
矣朕在藩邸知卿爲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  
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  
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



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  
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具以邁  
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  
出淵覲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  
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  
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  
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  
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  
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方以內侍陳瑄李宗回付  
大理究贓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

臣葉顯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鑪將  
召冶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  
有司之細恐爲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  
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奏洪邁姦險  
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  
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  
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俊卿  
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  
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  
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



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為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太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為宮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

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甲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琪進對爭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琪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即箴去密具奏前日奏劾臣實草定以為有罪臣當先罷琪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琪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琪帥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  
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  
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  
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  
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允文建議  
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  
御弧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  
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  
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  
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

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  
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  
固已震懼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  
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  
事永爲後戒曾覲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  
管上曰覲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  
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覲快快而去樞密承  
旨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  
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  
亦愧猶爲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



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覲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傳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

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覲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經結勘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扞之門十纜一二尚畏人



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出  
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  
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  
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為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  
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  
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  
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  
俊卿奏非便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  
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  
七十四方屬疾手書于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祈

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  
命本路轉運司給祭事賜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  
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筆言  
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兩  
奏請開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江應辰李壽元敬朱  
熹輩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  
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必有志于學終承奉郎朱熹為  
銘其墓必自有傳

虞兄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父祺登政和進士第仕  
至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兄文六歲誦九經七



歲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  
哭墓側墓上可枯桑兩烏來巢念父之歎且疾亡年不  
調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  
第通判彭州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奔棄  
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書舍人趙達首薦文乃召對  
謂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變以  
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佞以政事  
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糾  
納之弊上嘉納之除祕書丞遷禮部郎官金主亮  
修汴已有南侵意三綸還言敵恭順和緩湯思退再

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燾密  
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亮賦詩情益露  
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  
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  
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見運糧造舟  
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  
語申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衙管軍  
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姦臣  
則落於近侍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  
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誤立罷



之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夜口傳亮悖慢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褒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戍其出淮姦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得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

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命李通爲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擅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州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錡權皆召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



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  
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  
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  
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  
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  
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降旗二繡  
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謀者言前一日刑白黑  
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  
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  
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

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一藏小港  
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  
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  
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  
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  
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  
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  
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  
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  
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敵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



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州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卒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

言敵敗于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特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牓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揚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艚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存中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

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



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爲其下所殺初亮在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滄殺之禍退有敲殺之憂柰何有萬戴者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遮巴者給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啖使往細軍去而亮死丙申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謂陳任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

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正月上至建康尋議回鑾詔以楊存中充江淮荆襄路宣撫使允文副之給舍繳存中除命於是允文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旣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上以爲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璘議經略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實難止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



不得吳璘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  
陝西臺諫袁季任古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略言  
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  
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  
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  
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  
謨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  
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雞  
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  
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

浩誤朕以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部尚書湖  
北京西宣撫使改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  
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  
寘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  
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  
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  
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爲請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  
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  
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



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  
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玉  
帶事連允文爲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  
二月召至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吳璘卒議  
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璘旣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无  
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  
之卽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  
密院事歸蜀一月召至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  
書聖主得賢臣頌上又爲之製跋陛辭復以所御雙  
履及甲冑賜焉過郢奏築簧鷹山城過襄陽奏修府

城八月至漢中又往沔陽九月至益昌先被手詔戒  
九事洎至蜀悉奉而行尤以軍政爲急又奏閱實諸  
軍第其壯怯爲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  
預沃兵凡萬人減繕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  
員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  
之戰將不授甲驅之先官軍死亡略盡命利帥晁公  
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  
參紹興制爲一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  
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初在樞府蕭德巴以刷軍中  
人爲言允文嘗奏論三衙撫存之至是金洋興元歸正



人二萬遮道訖繫線之若允文分給官田俾咸振業  
欲結敵將姜挺白訖遵御禮募鞏人王嗣祖結外番  
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無成說時邛蜀  
十四郡告饑荒政凡六十五事劔倅獻羨錢五百卻  
之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  
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收  
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如愚晁公武李燾其尤  
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  
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六年陳俊卿以奏留

龔茂良忤上意上震怒甚俊卿待命浙江亭兩日不  
報允文請對極論體貌之道屢拜榻前遂命判福州  
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謀報欲  
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皆  
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  
我耳遂奏止之朝論紛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  
蓋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  
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皇第三子恭王停立爲皇  
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皇太  
子尋尹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



相左右

狹不利芻牧請令就牧鎮江後急用驍過左便三軍  
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為言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  
留之經進銓為朱熹上問允文識熹否允文謂熹不  
在程頤下遂召熹熹不至檢鼓院以六條抑上書入  
允文力言不可從之會慶節金使為赫答天錫入見  
金主婿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  
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  
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陳班上壽金  
使慚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政改為左右丞相八年二  
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丞相

允文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  
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手詔付允文曰  
朕方欲武臣為樞密曹叻如何允文謂叻人品卑凡  
不可用既而以張說僉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  
與臺官交劾之上怒希呂甚手詔與遠惡監當允文  
繳回上益怒梁克家曰希呂論張說臺綱也左相救  
希呂國體也上怒稍釋卒薄希呂之罰四月御史蕭  
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  
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為出之敏且書扇  
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開言路上



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上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朝故薦之久不報曾覲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陞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內外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卽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卽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詩口增給立戶馬七

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備戰用初北界有寇隣者擁衆數萬在商號聞允文表政日納疑迨至蜀復遣人致書允文不報羈縻之而已旣而隣謀覺金密遣人捕之葉衡奏聞允文上疏自辨因請納祿不報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求備上不樂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効也尋詔贈太傅賜謚忠肅允文姿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



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嘗注唐書五代史藏於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內外志十五卷行於世子三人公亮公著杭孫孫八人皆好脩唯剛簡最知名嘉靖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徒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爲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屬閩寇范汝爲陷建州宰相呂頤浩以次膺宰蒲城遏賊衝北至寇

黨熙寧已焚其邑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器械阨險與號令不煩邑民使之數月韓世忠破賊復建州除審計司餘黨范黑龍破隣邑閩帥張守檄次膺俟賊平而後行乃募鄉兵習疆弩賊至與之夾水而陣矢齊發賊奔潰坐致首領五人餘悉宥之用參政孟庾薦召對奏用人貴於務實施令在於心行遷駕部願救郡邑省耕薄征務農抑末又奏中原運入棄墳墓生業從巡江左饑寒殞仆願加存拊可以堅中原後后之心遷吏部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行宮首言救世之弊上稱



善教以所奏榜朝堂。擢右正言。奏願閱兵將親簡拔。攬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左右近習。久則干政。願杜其漸。兵連不解十年于茲。一歲用錢三十萬。米四百萬石。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悉取諸民。乞罷不急之務。節姑息之澤。省冗官。汰悞兵。韓世忠男直祕閣。次膺奏曰。攻城野戰。世忠功也。其子何與石渠東觀。圖書府也。武功何與。倖門一啓。援例者衆。又奏。今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勝。遽思進討。便謂攻為有餘。警奏。稍聞片陳。退舍便謂守為不足。願嚴紀律。謹烽燧。明間探。上皆信納。聞韓世忠將自楚

州移軍鎮江。復陳可慮者五。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為其妻兄王仲薏叙兩官。次膺劾仲薏。奴事朱勔。按拜金。首罪在不赦。又劾知撫州王曠。造法。佃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屈膝金人。曠繼其後。何顏見吏民。曠檜之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論之曰。近臣奏二人。繼聞追寢。除命。是皆檜容私營。救陛下曲。從其欲。國之紀綱。臣之責任。一切廢革。借使貴連宮掖。親如肺腑。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婭。乃不得繩之。耶望



陸下奮乾剛之威戒蒙弊之漸求去除直秘閣湖南  
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朝擁衆數萬據衡之茶陵  
檜匿不奏乃以見闕處次膺陛辭上曰卿以將母為  
請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名異恩卒  
歲當召既抵長沙賊勢方張戍將抽回始憐檜欲陷  
之即單車趨茶陵檜賊驍將戮之募賊黨毛義龍麟  
等齎榜諭以朝廷抽回戍將務欲招安宜亟降待以  
不死龍淵李朝相繼降仍請料精銳可謂禁旅萬餘  
次膺笑曰是皆吾民正當棄兵甲持鋤耰趣令復業  
奏茶陵為軍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略

曰臣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為宗  
社生靈深慮近觀邸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妄議和  
好歷詆大臣除名遠竄已而得銓書藁乃知朝廷遽  
欲屈已稱藩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姦固位不恤國計  
媿嬰趨和謬以為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為便乎父  
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棄讐釋怨盡除  
前事降萬乘之尊以求說於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亡  
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罷  
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  
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亡毫髮求於人檜死起知



婺州二日被召至國門以足疾求去加秘閣修撰還  
郡再召見歷言仇怨當國老母幾委溝壑因奏國本  
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擢  
權給事中蔣瓌權戶部侍郎次膺駁瓌不守正事交  
結出瓌知平江御史中丞湯鵬舉劾次膺假權報怨  
除待制宮觀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  
宗即位手詔趣召既至奏陛下用賢必考覈事功勿  
以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出令要無反汗納善要  
知轉圜練兵恤民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虛而入是  
日除御史中丞朝德壽宮高宗一見謂惜閒卿於疆

健時上將以春饗迎高宗請延祥觀幸玉津園次膺  
奏欽宗服未終方停策士且金人嫚書甫至意在交  
兵矧原野間禁衛稀少當過爲之慮兼一出費十數  
萬緡曷若以資兵食時兩淮盡爲荒野次膺奏乞集  
遺甿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兵良  
法至若成閔之貪饗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罔  
皆以次論劾每章䟽一出天下韙之上方厲精政事  
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呼其官不名隆興改  
元三月同知樞密院事符離之師捷奏日聞次膺手  
䟽千言乞持重未幾軍果潰及見上顏色不樂奏言



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他此上天大儆戒於陛下  
上歎其先見拜參知政事以疾力祈免且奏曰王十  
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  
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除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陛辭賜茶甚惜其去次膺奏  
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用者次膺  
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辨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  
國家事乾道六年閏五月卒年七十九次膺孝友清  
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挂吏議為政貴清  
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尤工於詩

論曰孝宗志恢遠特任張浚俊卿弁姦黨明公道以  
為之佐泊居中書知無不為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  
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  
青金庶人亮之南俊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為長城  
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  
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  
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  
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克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懷  
慨任重豈易得哉次膺力排羣邪無負言責在政不  
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謇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良宜



為首稱焉

傳卷第一百四十二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二

宋史三百八十四

開禧儀司在國錄軍國事曹書君丞相驩國更領經筵事都總裁  
脫脫等奉

黎

陳康伯

梁充家

汪徹

葉義問

蔣芾

葉顥

葉衡

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  
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  
丁內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逆擊俘其渠  
魁邑得全建炎末為勅令刪定官預修紹興勅令尋



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濟王師  
進討克之除大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  
進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將上開納  
紹興八年除樞密院大計議官累遷戶部司勳郎中  
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  
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  
金至汴將贖不供餉閉戶臥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  
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  
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海盜間作朝  
廷遣劉寶成閔逐捕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出降籍

爲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訊得實論殺之州以  
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  
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  
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禮戶部乞約歲用會  
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兼刑部前  
此有司希檜意與大獄康伯平讞直寃士大夫存歿  
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  
曰朕且大用何權爲尋拜參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  
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爲言朝廷特恃和康伯與同  
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和好無他



康伯持初論不變九月以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  
兼史院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  
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  
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  
惟不敢亦素不能高宗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居潛藩  
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使相封真王今宜冠以屬籍  
於是詔以爲皇子封建王實三十年二月也明年三  
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五月金遣使賀天申節  
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且以洞聖凶問至

康伯主禮部侍郎黃中之綸持斬哀三年先是葉義  
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爲之備建四  
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  
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實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  
可倚四沿江諸郡脩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召三衙  
帥及揚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  
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  
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  
退避策中外妄傳幸聞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  
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



獨以爲已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族，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爲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當用張浚，且乞斬張去，爲以作士氣。康伯以俊卿振職，奏權兵部侍郎。九月，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鑰，率廷常時人持以安敵。迫江上，召揚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

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宋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旣堅，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朱倬爲都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爲其臣下所斃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即立葛王。襄三十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誼折之。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



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宜召慎勿辭宰執即府餞別百官班送都門外已又辭即丐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

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與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塔又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退尋以耳疾免朝謁臥家旬余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和已即丐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謚文恭擇日臨奠子備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備護喪歸二子備節除直祕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手札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給還之慶元初配



享孝宗廟庭改謚文正

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幼聰敏絕人書過目成誦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授平江簽判時金王亮死衆皆言可乘機進取克家移書陳俊卿謂敵雖遁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動將有後悔俊卿歸以白丞相陳康伯歎其遠慮召爲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災異數見克家奏宜下詔求言從之令侍從臺諫州監郎官館職疏闕失克家條六事一正心術二立紀綱三救風俗四謹威柄五定廟筭六結人心其論定廟筭謂今邊議不過三說曰將兵財語甚切直累遷

中書舍人使金金以中朝進士第一敬待之館宴射連數十發中的金人來賀慶會節克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者毋輒至殿門外以肅朝儀詔定爲令郊祀有雷震之變克家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凡三年遇事不可必執奏無隱嘗奏陛下欲用實才不喜空言空言固無益然以空言爲懲則諫爭之路遂塞願有以開導之上欣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克家列四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上手筆獎諭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初修金好金索所獲



俘啓釁未已克家請築楚州城環舟師于外邊賴以  
安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不苟同皇太子初立  
克家請選置官屬增講讀員遂以王十朋陳良翰為  
詹事中外稱得人允文主恢復朝臣多迎合克家密  
諫數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奏用兵  
以財用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  
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直當毋庸去八  
年詔更定僕射為左右丞相拜克家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一日上謂宰執曰近過德壽宮太上願養愈勝  
天顏悅懌朕退不勝喜克家奏堯未得舜以為已憂

既得舜固宜喜樂允文素克獨喜帝之壽以此上  
曰然允文既罷相克家獨秉政雖近感權倖不少假  
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公議不與張命張復用  
說怒士夫不附已謀中傷之克家悉力調護張頗  
之議金使朝見授書儀時欲移文對境以正其過復  
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陸  
上以治效為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堯  
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使來與朝雲戰後二子  
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克家謀國之忠得觀八  
起知福州在鎮有治績趙雄奏欲令再任堯曰仍知



福州召除醴泉觀使九年九月拜右丞相封儀同三  
逾員而疾十二年命以內祠兼侍讀賜第在所在闕  
不絕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手書遺奏上為之悲送  
贈少師謚文靖初唱第時孝宗由建邺入侍愛其風  
度峻整及至政府眷寵尤渥為文渾厚明白自成一  
家辭命允溫雅多行于世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浮梁第進士教授衛  
州沅州用為倭高薦為秘書正字校書郎輪對乙令  
帥臣監司侍從諫各舉將帥高宗善之行其言除  
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

防浸弛澈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顯  
仁皇后攢宮訖役議者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  
內皆當遷命澈按視還奏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  
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為是紛紛漢長樂未央  
宮夾櫛里疾墓未嘗遷國朝宮陵儀制在封侯界  
內不許開故合祔願遷出者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  
如舊業義問使金還頗知犯邊謀澈言不素備事至  
倉卒靖康之變可鑑今將驕卒惰宜加蒐閱使有聞  
心文武職事務選實才不限資格除侍御史左相湯  
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劾罷又論



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予祠二十三年上元前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始爲金人今荆襄無統督江海乏備禦因陳修攘十二事殿帥楊存中久握兵權內結闈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繼論其罪高宗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高景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疆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已和戎厚遺金繒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願陛下赫然睿斷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將見上

下一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遣馬帥成閏以所部三萬人屯京襄以澈爲湖北京西宣諭使詔凡吏能言民利病悉以聞過九江王炎見澈論邊事辟爲屬僚至襄陽撫諸軍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爲荆楚門戶不可棄敵將劉萼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擣武昌朝廷以敵昔由此入江南令吳拱嚴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回鄂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戍黃州俾拱留襄敵騎奄至樊城拱大戰漢水敵衆敗走時唐鄧陳蔡汝穎相次歸職方



未幾金主亮死，澈乞出兵，淮甸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入為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同贊內禪。孝宗即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謀督軍，荆襄將分道進討。趙樽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侗於蔡襄漢沔壤，荆棘彌望。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閒民汰冗卒，雜耕為度。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登穀二十餘萬斛，民償種。移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略就。隆興元年，入奏還武昌，而張浚尅期大舉，詔澈出帥應之。澈以議不合，乞令浚併領荆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皇

甫侗以忠義結山砦，扼敵要衝。澈不能節制，坐視孤軍墮敵計。趙樽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散五百餘人。澈漫不加省，乞罷黜。澈亦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太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在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奉洞霄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為藩籬，又皇甫侗控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既失兩郡，侗復內徙，敵追新野，相距百里。爾臣今趙樽、王宣築城，諸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



州福建安撫使復請祠尋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  
光祿大夫謚莊敏澈爲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陳  
之茂爲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樞府孝  
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  
報國惟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有  
文集二十卷

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調臨  
安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爲相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  
姦爲饒州教授攝郡歲旱以便宜發常平米振民提  
刑黃敦書劾之詔勿問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

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  
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  
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  
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  
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  
檜死湯思退薦之上記其嘗言范宗尹召至言臺諫  
廢置在人主檜親黨宜盡罷逐以言得罪者宜叙復  
擢殿中侍御史樞密湯鵬舉效檜所爲植其黨周方  
崇李庚置籍臺諫鉏異已者義問累章劾鵬舉有一  
檜死一檜生之語并方崇等皆罷之又言凡擇將遇



宋史列傳卷一百四十三 十一  
一闕令樞密院具三名取上旨則軍政盡出掌握遷  
侍御史朱樸沈虛中奉祠里居義問劾其附秦檜皆  
移居郊祀赦義問言頃歲附會告訐者不應例移放  
從之遷吏部侍郎兼史館脩撰尋兼侍讀拜同知樞  
密院事上聞金有犯邊意遣義問奉使覘之還奏彼  
造舟船備器械其用心必有所在宜屯駐沿海要害  
備之金主亮果南侵命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  
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  
耶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相持大失措  
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爲鹿角禦敵一夕潮生沙溝

平木枝盡去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遵  
陸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皆媒罵之又聞敵據瓜洲  
采石兵甚衆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  
則有不測遂趨建康已而金主亮被弒師退義問還  
朝力請退遂罷隆興元年中丞辛次膺論義問頃護  
諸將幾敗事且以官私其親謫饒州乾道元年詔自  
便六年卒年七十三

蔣芾字子禮常州宜興人之奇曾孫紹興二十一年  
進士第二人孝宗即位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時  
宦者梁珂事上潛邸撓權尹穉論珂與祠芾繳奏罷



之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加意邊防又奏拔將才行伍  
間識其姓名一旦披籍可立取其又料簡歸正人仍  
以北人將之或令深入山東或令自荆襄深入除權  
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芾奏方今財最費於養兵藝  
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  
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見陳敏勇汰三千人  
戚方汰四千人然多是有官人與以外任請券錢添  
借給如故是減於內而添於外何益又招兵耗蠹愈  
甚臣考覈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  
若權停招兵一年有半俟財用稍足招丁壯不惟省

費又得兵精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芾曰將來  
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又奏方今錢  
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  
其人南郊禮畢宰相葉顥魏杞罷芾採衆論參已見  
爲籌邊志上之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會母疾卒詔起復拜左僕射芾力辭有密  
旨欲今歲大舉手詔廷臣議或主和或主恢復使芾  
決之芾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以言者論落職建昌  
軍居住期年有旨自便再提舉洞霄宮卒芾始以言



邊事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豈優於論議而劣於事歟

葉顥字子昂興化軍仙遊人登紹興元年進士第爲廣州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餘人歸其勞於顥顥曰掠美欺君倖賞二者皆罪不忍爲也帥曾開大喜之知信州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顥請分爲九等守從之令信之六邑以貴溪爲式知紹興府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雜貨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進糶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

入咸便之帥曹泳令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顥請少紓其期泳怒及麥大熟民輸租反爲諸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顥固辭賀正中薦顥靜退遂召見顥論國讎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鑿與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顥以所獻充所賦湯思退之兄居處州家奴屠酷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悅屬常州通緝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顥知常州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顥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顥初至郡無旬月儲未一年餘



續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顯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耻之召爲尚書郎除右司詔求直言顯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除吏部侍郎復權尚書時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選部所以爲弊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爲一書上嘉之令刻板頒示除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於沙田蘆場帝以問顯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區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勝其擾上曰朕

如卿言顯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爲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彥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御史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顯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旣入樞府乃上章攻顯云顯之子受宣州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顯乞下吏辯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王炎知臨安上令炎親鞫置對無秋毫跡獄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顯赴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



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顯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晔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顯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爲誰顯以龍大淵對語在陳俊卿傳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顯乃言今日費財養兵爲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

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於其間若欲生財祗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上曰建康劉源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顯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顯引漢故事上印綬提舉太平興國宮歸至家不疾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贈特進謚正簡顯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名滿甚急顯與同邸擿令逸去登曰不爲君累乎顯曰以獲罪固所願也即爲具舟舟移乃去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葉衡字夢錫婺州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州寧德簿攝尉以獲鹽寇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時水潦爲災衡發倉爲糜以食饑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饑而不救耶疫大作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甚衆檄晉陵丞李孟

堅攝無錫縣有政聲衡薦于上即除知秀州上之信其言如此除太府少卿合肥瀕湖有圩田四十里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稅二三年後阡陌成倣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爲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自絕矣仍命措置官三人淮南於通州浙東於明州浙西於秀州丁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弊宜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計



其數爲殿最李屋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訐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乃賜屋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僞濫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衡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召衡預觀賜酒灑宸翰賜之知荆南成都建康府除戶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衡奏二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封畢

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時會子浸患折閱手詔賜衡曰會子雖曰流通終未盡愜人意目即流使有二千二百餘萬今用上下庫黃金白金銅錢九百萬內藏庫五百萬并蜀中錢物七百萬盡易會子之數專命卿措置日近而辦卿真宰相才也一日上曲宴宰執於凝碧上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稱極治成康而已上曰朕觀無逸篇見周公爲成王歷言商周之君享國長遠真萬世龜鑑衡奏願陛下常以無逸爲龜鑑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正論其



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  
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  
嘗笑之。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  
武誠非難事。御寶實封令與臨安府寶思永改合人  
官衡奏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勘一旦  
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上亟收前命上諭  
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彥有口辨宜使金  
邦彥請對問所以遣既知薦出於衡恨衡擠已聞衡  
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  
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

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有二薨贈資政殿  
學士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  
相進用之驟人謂出於曾覲云

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梁克家才優識  
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懇薦達人才葉義  
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  
豈優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頗清儉正直而衡才智  
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

宋史三百八十五

開儻司在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葛邲

錢端禮

魏杞

周葵

施師點

蕭燧

龔茂良

葛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家

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嗣

命邲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為國器以蔭授

建康府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

邲不擾而辦留守張浚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蕭

萬曆二十五年刊



之敏爲御史薦其才除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  
及鬻爵之弊孝宗獎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  
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首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然  
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  
權歲增之害如葦下都稅務紹興間所趁茶鹽歲以  
一千三百萬緡爲額乾道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  
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  
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稅  
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窮乎願明  
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

額官吏不增賞庶少蘇疲甿上特召復令條陳邲以  
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  
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邲應詔大略謂虞允  
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故近  
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  
其勢必至於掊刻取償益精其選遷給事中張焜以  
說之于除知閣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邲  
皆繳奏廣西議更鹽法邲言鈔法之行漕臣嘗給羣  
商沒入其貲楮幣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除  
刑部尚書邲爲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



又出梅花詩命邨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邨勸上專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手疏歷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暮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逮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即位邨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脩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邨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

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府臨安人父沉潼川軍節度使端禮以恩補官紹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秘閣累遷右文殿脩撰仕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御史中丞汪澈論版曹闕官當遴選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丞旨端禮嘗建明用楮爲幣於是專委經畫分爲六務出納皆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孝宗銳意恢復詔浚出師會將離稍失利湯思退遂倡和議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賈怨生事無益於國思退大



喜奏除戶部侍郎未幾兼吏部端禮與戶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目前所用端禮奏仲通言是乞采納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方主戰上意甚鄉之思退詭求去端禮請對乞留又奏兵者凶器願以符籙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於是思退復留命浚行邊還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淮東宣諭使王之望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勝僥倖行險輕躁出師大

喪師徒者必勝之說果如此皆誤國明甚端禮旣以是詆浚右正言尹穡亦劾浚罷都督自此議論

歸矣和矣

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踈略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驛疏言遣使發兵當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爲得上云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撤海泗二州戍兵語在思退傳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禮赴闕上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



戶部尚書俄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上嘗問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端禮請以王抃行俾與金帥議許割商秦地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爲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爲歲幣及抃還上見書金皆聽許端禮贊上如其式報之謀國當思遠圖如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脩內治若爲忿兵未見其可抃遂行謀報北軍已回端禮以和議旣定乞降詔除叅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叅闕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

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部侍郎王弗陰附端禮建爲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吏部侍郎陳俊卿抗疏力詆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爲相此懼不可爲子孫法逮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鄧王夫人生子太上甚喜先兩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於是恭王府直講王淮白端禮云恭王夫人子是爲皇長嫡孫端禮不懌翌日奏嫡庶且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爲



此邪說遂指淮傾邪不正與外任鄧王立為太子端  
禮引嫌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兼侍讀改提  
舉洞霄宮起知寧國府移紹興進觀文殿學士端禮  
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舊  
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淳熙  
四年八月復元職薨贈銀青光祿大夫後謚忠肅孫  
象祖嘉定元年為左丞相自有傳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  
第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召對擢太府寺  
主簿進永端禮宣諭淮東杞以考功負外郎為參議

官遷宗正少卿湯忠退建和議命杞為金通問使孝  
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  
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陛辭奏曰  
臣若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  
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  
方擁兵闖淮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  
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忠義  
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  
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畫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  
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



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  
祀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瘠國體格事機乎  
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哀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  
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  
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  
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  
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慰  
藉甚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  
知正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職田以贖降人蕭  
鵬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祀言主租食功養

廉借之尚可奪之不可上是其言祀以俸金不辱命  
辭庶官一歲至相上上銳意恢復祀在云其論會郊  
祀冬雷用漢制災各異棄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  
希呂論祀人員墨者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  
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贈特進嘉泰  
中謚文節

周葵字直學常州宜興人少力學自鄉校移籍京師  
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擢進士甲科請徵州推官  
高宗移驛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與判官禔部事應



變數速千里帖然教授臨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陳與  
義密薦為之召試館職將試後引對高宗曰從夢多說  
卿端正除監察御史從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  
事至三十章且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  
不任責高宗變色曰卿罪張浚首任事浚假之權奈  
何遠以小事形迹之奏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  
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  
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  
一指乃便為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莫日深非所以  
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張浚議北伐莫三

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蔡洹大計  
罷為司農少卿以直祕閣知信州未上鼎罷陳與義  
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就和議已定  
被召論為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  
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蔡前論  
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蔡語人曰元鎮已  
貶蔡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內降差除四人  
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檜始不  
樂又論國用軍政士民三弊高宗曰國用當藏之民  
百姓足則國用非所患又言薦舉改官之弊宜聽減



舉貢詔吏部措置檜所厚權戶部尚書梁汝嘉將特  
賜出身除兩府汝嘉聞蔡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林待  
聘曰副端將論君矣待聘乘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即  
奏爲起居郎蔡方待引檜下殿諭閣門曰周蔡已得  
旨除起居郎隔下八月庚辰也參政李光擬除呂廣  
問館職檜不許時有詔從官薦士蔡以廣問應初不  
相知也光旣細蔡以附會落職主管玉隆觀復置祕  
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時金使絡繹于道蔡不爲禮  
轉運李椿年希檜旨劾之落職主管崇道觀屏居鄉  
閭憂患頻仍人不能堪蔡獨安之檜死復置祕閣知

紹興府過闕權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奏科舉所  
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經傳語可諛者爲  
問目學者兢逐時好望詔國學并擇秋試考官精選  
通經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者黜之兼權  
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蔡以魏良臣薦職處侍從  
呂廣問蔡之死黨乞并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  
生都堂投牒留蔡翌日博士何備等言于朝乞懲戒  
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蔡出知信州隨罷起  
知信州引疾改提舉興國官加置龍圖閣知太平州  
水壞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沒惟當塗



歲熟市河久堙雨暘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制知婺州孝宗即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戶部侍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覲也孝宗色爲動金主亮爲其下所斃張浚自督府來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葵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

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葵始終守自治之說兼權知樞密院事臺諫交章言議和大速葵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葵獨留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以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洎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臣所以欲去也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卿直諫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爲佳士次第用之太常奏郊牛斃葵言春秋懸鼠食牛角免郊况



邊虞未靖請展郊以符天意詔從之虞允文陳康伯相葵即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官起知泉州告老加大學士致仕閑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淳熙元年正月薨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累贈太傅葵孝於事親當任子先孤姪其薨也幼子與孫尚未命平生問學不泥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四年有司請謚賜謚曰惠簡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學試每在前列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尋授以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復州教授未上下內艱服除為臨安府教授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絳絲綸恩不霑被細民既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泛重以歲惡室且垂罄租不如期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八年兼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上又特令增員為二命兼之賜對言比年人物骹骹士氣耗蕩當廣儲人材以待用上曰觀卿所奏



公輔器也。假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金致命金  
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  
竝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  
爲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以爲  
請九年使還有言其事于上者上嘉歎不已及後金  
使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侂  
於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見正人令人  
眼明十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奏控免  
上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復詔兼  
參知政事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師點嘗同

宰相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一二事  
卿等各陳所見甚關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  
辭今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執奏事  
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啣自秦檜用事執  
政畏避不敢言今陛下虚心兼聽若只宰相奏事何  
用執政爲師點復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諭之  
曰朕欲天下事日往來胷中未嘗釋也先是州郡上  
供或不以時進立歲終稽考法及是主計臣有喜爲  
督促者乞不待歲終先期行之畫命已下師點矍然  
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民不聊生或謂令已出矣師



點曰事有為天下病惟恨更之不速即追寢其議樞密周必大舉手賀師點曰使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公之賜也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水水過多忽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為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十三年辭兼同知樞密院事權提舉國史院權提舉國朝會要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五年春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尋除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紹興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師點嘗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沈初未嘗容心其間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三年得疾薨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奏議七卷制藁八卷東京講議五卷易說四卷史職五卷文集八卷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高祖固皇祐初為廣西轉運使知儂智高凶狡條上羈縻之策於樞府不果用智高後果叛父增紹興初嘗應制舉燧生而穎異幼能屬文紹興十八年擢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



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旣而被檄秀州至則真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燧果中前列秩滿當爲學官避檜調靜江府察推而歸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栢不改已而果符前事未幾丁憂三十二年授靖州教授孝宗初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爲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二年累遷至國子司業兼權起居舍人進起居郎先是察官闕朝論多屬

燧以未歷縣遂除左司諫上諭執政昨除蕭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正可任言責聞除目下外議甚允燧首論辨邪正然後可以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時宦官甘昇之客胡與可都承旨王抃之族叔秬皆持節于外有所依憑無善狀燧皆奏罷之時復議進取上以問燧對曰今賢否雜揉風俗澆淳兵未強財未裕宜臥新嘗膽以圖內治若恃小康萌驕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因勸上正紀綱容直言親君子遠小人近習有勞可賞以祿不可假以權上皆嘉納擢右諫議大夫入謝上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



譽糾正姦邪不恤仇怨五年同知貢舉有旨下江東  
西湖南北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獒資  
徃徃捕農民以應數取細民以充軍乞嚴戒諸郡庶  
得丁壯以爲用從之夔帥李景享貪虐叅政趙雄庇  
之臺臣謝廓然不敢論燧獨奏罷之雄果營救復命  
還任燧再論并及雄雄密奏燧誤聽景享仇人之言  
遂下臨安府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  
享復依舊職燧乃自劾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  
刑部侍郎不拜固請補外出知嚴州吏部尚書鄭丙  
侍郎李椿上疏留之上亦尋悔嚴地狹財匱始至官

鏹不滿三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  
其羨補積逋諸色皆寬先是宣和庚子方臘盜起甲  
子一周人人憂懼會遂安令賸士兵廩給羣言恟恟  
燧急易令且呼卒長告戒悉畏服城中惡少羣擾市  
燧密籍姓名湏補軍額人以按堵上方靳職名非功  
不予詔燧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老  
遮道幾不得行送出境者以千數婺與嚴鄰人熟知  
條教不勞而治歲旱浙西常平司請移粟于嚴燧謂  
東西異路不當與然安忍於舊治坐視爲請諸朝發  
太倉米振之八年召還言江浙再歲水旱願下詔求







推以庶勤稱改宣教郎以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薦  
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  
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  
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為靖康之疑除監  
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也其  
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  
內則儉腐竊弄外則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  
金人犯關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  
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  
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會覲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

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  
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勲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如朝  
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珂為可惜竟寢  
其謚嘗論大淵覲姦回至是又極言之曰今積陰弗  
解淫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  
未釋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諭以皆潛邸舊非他近  
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  
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  
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今大淵覲所為行道之人能言  
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即家



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祕閣知  
建寧府自以不爲羣小所容請祠不允上後知二人  
之姦旣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即番山  
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旣成釋奠行鄉飲酒  
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庵中原衣冠沒於南者葬之  
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取寄暴露者皆  
揜藏無遺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  
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  
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  
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稅上戶止索逋發廩振

贍以右文殿修撰再任疫厲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  
百萬進待制敷文閣賞其殺荒之功召對奏潢池弄  
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曠極多願詔監司  
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雖驅之爲寇亦  
不從矣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  
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事奏事賜  
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  
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  
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  
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



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判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振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茂良以爲淮南咫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嘯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他日上獎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饑色。卿之力也。潮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寺推鞠。欲及茂良。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參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辯。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慶壽禮行中外。覲恩。茂良慨然歎曰。此

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單轉。不知月添給奉。與來歲郊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宣諭獎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除祕書郎。羣小乘間。讒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懷朝廷。熹迄不至。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折。俄召良臣赴闕。駸駸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茂良之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再歲。上亦不置相。因論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其選耳。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春衰。因疾力求去。上曰。



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覲欲以大資祿其  
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  
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  
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  
大體上諭覲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  
知政事也覲慙退上諭茂良先遣人於覲衝替而後  
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  
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  
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謝廓  
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覲者也中書舍

指何人

人林光輔奏不書黃遂補外職良力求去上諭曰  
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鄉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  
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  
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  
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  
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竄先祖等罪遂責降  
安置英州父子卒於貶所覲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投  
匭訟冤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獨相進呈復職上曰  
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茂良平生不  
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覲密令人誅之



去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此  
為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  
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為  
之歎息云

論曰葛邲在位相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  
已也則以不欺為本錢端禮以戚屬為相周葵晚雖  
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  
尊國體施師點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  
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五

宋史三百八十六

龔燧字彥可廷國錄國事前書泉相駿國史領選事都總裁龔燧等奉

黎

劉珙

王蘭

黃祖舜

王大寶

金安節

王剛中

李彥穎

范成大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輩學

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

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主管西外睦宗院召除諸王

宮大小學教授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

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為大宗正



去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此  
為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  
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為  
之歎息云

論曰葛邲在位相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  
已也則以不欺為本錢端禮以戚屬為相周葵晚雖  
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  
尊國體施師點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  
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五

宋史三百八十六

龔偃言在國錄國書前中書泉相駿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龔等奉

劉珙 王蘭 黃祖舜 王大寶

金安節 王剛中 李彥穎 范成大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輩學  
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  
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主管西外睦宗院召除諸王  
宮大小學教授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  
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為大宗正



承遷吏部員外郎置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  
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兼權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  
人金犯邊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聞者  
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宦者張去爲忤旨左遷珙不草  
制莘老得不去從幸建康兼直學士院車駕將還軍  
務未有所付時張浚留守建康衆望屬之及詔出以  
楊存中爲江淮宣撫使珙不書錄黃仍論其不可上  
怒謂宰相曰劉珙父爲浚所知此特爲浚地耳命再  
下宰相召珙諭旨且曰再繳則累張公珙曰某爲國  
家計豈暇爲張公謀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真除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沒入王繼先  
第爲賜李珂關通近習求爲督府掾詔從中下珙皆  
論罷之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旱郴州宜章縣李金  
爲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  
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  
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  
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  
過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  
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  
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珙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



尚衆珙諭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旣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不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上亟稱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

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躬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兼參知政事奏除福建鈔塩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塩錢及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計上嘗以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隱微纖芥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竦然稱善龍大淵曾覲旣被逐未幾大淵死上憐覲欲還之珙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此曹奴隸耳厚賜之可也若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



業振紀綱命遂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琪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琪退坐堂上追琪至詰其故授牘使對琪恐請後不敢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會揚州奏琪檄郡增築新城琪遂奏罷琪語在陳俊卿傳琪時爭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爲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琪正直有才肯任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辭猶以六事爲獻上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材美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鎮首蠲稅務新額及罷苗倉

大斛屬邑奉新有復出租稅窮民不能輸相率逃去反失正稅并奏除之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琪六上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爲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關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琪奏曰象之用於



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  
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爲哉湖  
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  
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  
聲言兵且至今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其存  
者無幾珙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不去者  
擊之耳盜意益緩於是戰敗之盡擒以歸誅首惡  
數十餘隸軍籍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  
行宮留守會水且旱首奏蠲夏稅錢六十萬緡秋苗  
米十六萬六千斛禁止上流稅米遏糴得商人米三

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  
九千斛籍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  
平價振糴貸者不敢償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間  
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進觀文殿學士屬  
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奏言恭顯  
任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  
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  
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  
亟召用之旣又手書訣栻與朱熹其言皆以未能爲  
國報雪讐耻爲恨薨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謚忠肅



珙精明果斷居家孝喪繼母卓氏年已逾五十盡哀致毀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王蘭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爲信州上饒簿鄂州教授四年宣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諭孝宗幸學蘭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黄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修官輪對奏五事讀未竟上喜見顏色明日諭輔臣曰王蘭敢言宜加獎擢除宗正丞尋出守舒州陛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

事之未得其正者上曰卿議論峭直尋出手詔王蘭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此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蘭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即上疏陳德宗之弊并及时政闕失上嘉納之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駁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驚懼而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人除禮部侍郎兼吏部嘗因手詔謀選監司欲得剛正如卿者可舉數



人即奏舉潘時鄭矯林大中等八人乞擢用會以母  
憂去服除召還為禮部尚書進參知政事光宗即位  
遷知樞密院事兼參政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政蘭  
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納  
諸御坐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以為不可因應詔上  
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  
論之以罷去起帥閩易鎮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  
寧宗即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薨蘭  
盡言無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  
奏議傳于世

黃和舜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任至軍器監丞入  
對言縣令付銓曹專用資格曷若委郡守汰其充無  
良者上然之權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徙吏部員外郎  
出通判泉州將行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書干祿老  
於章布乞自科舉後自舉行脩明孝友純篤者縣薦  
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茲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  
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遂留為倉部  
郎中遷右司郎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  
講進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書詞義  
明粹乃令國子監板行薦李寶勇足以冠軍智足以



料敵詔以寶爲帶御器械兼權給事中張浚薨其家  
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資任祖舜言武臣守闕者數  
年今素食無代坐進崇秩曷以勸功乞爲之限制遂  
詔勲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戶部奏以官田授汰去使  
臣祖舜言使臣汰者一千六百餘人臨安官田僅爲  
畝一千一百計甘請而給田則不過數十人事不行  
保義郎梁舜弼漢弼邦彥養孫也並閤門祇候祖舜  
言閤門不可以恩澤補遷知池州劉堯仁升右文殿  
修撰知新州韓彥直升秘閣修撰祖舜言修撰本以  
待文學不可倖得故資政殿學士楊愿家乞遺表恩

祖舜言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皆寢其命秦熈卒贈  
太傅祖舜言熈預其父檜謀議今不宜贈帝傳之秩  
追奪之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犯淮劉汜敗王權  
走上將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  
劉錡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錡必媿忿以死是  
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上嘉納堯于  
官謚莊定

王大齊字元龜其先繇溫陵徙潮州政和間貢辟雍  
建炎初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以祿不逮養移病  
而歸蜀數年差監登聞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觀復累



年趙鼎議朝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數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吾游過人遠矣知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其二子棻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無虛日人為異息大寶獨泰然浚奉不時得大寶以經制錢給之浚曰如累君何大寶不為變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懋遷之地月輸免行錢宜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正上救令陳民事遂得知田里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細矣乃命廣西諸司具減數聞知袁州進詩書易解上謂執政曰大寶留意經術其書甚可采可與內除執政擬國子

司業上喜曰適合朕意時經筵闕官遂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奏江南諸州有月椿錢無定名數吏緣為姦刻剝民又有折帛錢方南渡兵興物價翔貴令下戶折納務以優之今市帛匹四千而令輸六千盍委監司覈月椿為定制減折帛惠小民詔戶部詳其奏直敷文閣知温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有峻嶺曰蔡岡藁薄蔽翳山石犖确盜乘間剽劫大寶以囊金三十萬募民挾藪斃道十餘里行者便之提點廣東刑獄孝宗即位除禮部侍郎大寶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曰征曰和



浮議靡定太上傳丕基於陛下四方日俟恢復國論未定衆志未孚願陛下果斷則無不濟擢右諫議大夫首論朱倬沈該之罪皆行其言汪澈督師荆襄大寶劾其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疏再上澈落職謫台州大寶嘗論及移蹕上曰吾欲亟行大寶奏今日之勢殆未可願少寬歲月張浚復起爲都督大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羣言洶洶大寶言危疑之際非果斷持重何以息橫議未幾湯思退議罷督府力請講和大寶奏謂今國事莫大於恢復莫讐於金敵莫難於攻守莫審於用人宰相以財計乏軍儲虛符離師

潰名額不除意在覈軍籍減月給臣恐不惟邊鄙之憂而患起蕭牆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胡銓爲起居郎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寶相繼引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寶論湯思退太早令爲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未幾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他日銓奏事上復諭之曰大寶留之經筵亦固求去勢不兩立銓奏自古臺諫論宰相多矣若謂勢不兩立則論宰相者皆當去大寶尋請致仕督府旣罷撤邊防棄四州金復犯邊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竄思退中外以大寶前



言不用爲恨乾道元年落致仕召爲禮部尚書入對言理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正言程叔達奏大寶乞復免行錢非是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中書舍人閻安中欲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大寶致仕尋卒年七十七

金安節字彥亨歙州休寧人資穎悟日記千言博洽經史尤精於易宣和六年繇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新建縣主簿紹興初范宗尹引爲剛定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乏請用宰相領總計使宜以爲法除司農丞又遷殿中侍御史韓世忠子彥直直秘閣安節言崇觀以來因父兄秉政而得貼職近制皆在討論

今彥直復因父任而授是自廢法也不報任申先除待制致仕安節劾其忿戾乞追奪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銜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檜死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爲大理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德後刑今守令慮不及遠簿書期會賦稅輸納窮日力辦之而無卓然以教化爲務者願申飭守令俾無專奉法度苟可以贖教化必力行之時獲僞造塩引者大臣欲寘之死安節力爭以爲事已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因得減等兩浙漕屬王悅道鞠仁和令楊績獄不實事下大理安節并逮悅



道悅道幸醫王繼先子也屢因人求免安節不從遷宗正少卿爲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伴屬顯仁皇后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未迓使安得服黑帶安節辭難再四宜生屈服遷禮部侍郎明年再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奪巡檢王松馬不得鞭笞之安節遣人責翼詞色俱厲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葉義問使金金主因言前日奪馬事曲在翼已笞二百回日可詳奏乃復元官遷禮部侍郎將祠明堂時已聞欽宗升遐安節言宮廟行禮皆當以大臣攝事從之遷侍講給事中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爲補外

節言不可因內侍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金主亮犯淮從幸建康亮死安節陳進取招納備守三策而以備守爲進取招納之本上將還臨安命楊存中宣撫江淮荆襄安節言存中頃以權太盛人言籍籍方解軍政復授茲職非所以全之又言方今正當大明賞罰乃首用劉寶王權刻剥庸懦之人何以激勸將士上皆納之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析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次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以寡制



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之耶且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孝宗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之科凡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堂除省歸吏部長官聽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蔭補各有定制毋令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高貲爲市上嘗對大臣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面勞之曰近不見繳駁有所見但繳駁於是不聽龍大淵嘗覲以潛邸舊恩大淵除樞密都承旨兼帶御器械諫

議大夫劉度仍累疏論之隆興改元大淵覲並除閣門事宰相知安節必以為言使人諷之曰若書行即坐政府矣安節拒不納封還錄黃時臺諫相繼論列奏入不出上意未回安節與給事中周必大奏陛下即位臺諫有所彈劾雖兩府大將欲罷則罷欲賤則賤獨於二臣乃為遷就諱避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譏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紛紛未止也上怒安節即自劾乞寬上意詔命遂寢潛邸舊人李珂擢編修官安節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卿孤立無黨張浚聞之



語人曰金給事真金石人也拜兵部侍郎金將僕散  
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乃畫定四事詔群臣  
議安節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  
皆不可從海西唐鄧為淮襄屏蔽不可與必不得已  
寧少增歲幣安宗祥言當迎奉陵寢地必不肯歸我  
宜每因遣使來詔但講好之後當益選將厲兵以為  
後圖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鉉繳奏謂安節太  
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蒼唐張柬之國朝  
富弼文彦博皆年八旬尚不聽其去安節膂力未愆  
有憂國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權吏部尚

書兼侍讀有是力請謝事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  
辭上曰卿且暫歸旦夕召卿矣去之日縉紳相與嘆  
羨以為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比乾道六年卒  
年七十七清衣聞贈通奉大夫累贈開府儀同三司  
少保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相友愛田業悉推與  
之又以恩奏其孤子慎初筮仕未嘗不薦於人及貴  
有舉薦不令人知其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公是命張  
侍郎致遠為中司時所薦蓋往謝之安節曰彼為朝  
廷薦人豈私我耶竟不往薦是公武龔茂良可臺諫  
皆稱職二人弗知也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



起論事終不置人以此服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  
疏周易解

王剛中字時亨號則樂平人剛中博覽強記紹興十  
五年進士第二人任某州推官改左宣義郎故事當  
召試秦檜怒其不諂已授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祕  
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孝宗為普安郡王剛中兼  
王府教授每侍講極陳古今治亂之故君不小人忠  
佞之辨遷中書舍人人言禦敵今日先務敵強則犯邊  
弱則請盟今勿計敵人之強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  
戰士實邊儲備異域國勢富強將良士勇請盟則為

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黷其言會西蜀謀帥上  
曰無以逾王剛中矣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  
四川御便殿臨遣錫金帶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時  
吳璘累官閔至大帥其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一  
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  
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  
崖塹馭吏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  
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  
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  
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又以臘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



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  
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喟曰身督戰而功成不  
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  
帥選又疏蜀名勝士與募府之賢備部使者州刺史  
之佐目使願指內外響應諸汰遣使臣困絕不能自  
存剛中以為冒刃於少壯之年不可斥棄於既老之  
後悉召詣府有善射者復其祿秩以禁軍闕額糧給  
之其罷癯不堪事則給以義倉米成都萬歲池廣袤  
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於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  
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

也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建後又建新學遭時多故  
日就傾圮屬九縣繕完悉復其舊葺諸葛武侯祠張  
文定公廟夷黃巢墓表賢殫惡以示民有女巫蓄蛇  
爲妖殺蛇黥之孝宗受禪以官僚進左朝奉大夫召  
赴闕以足疾請辭提舉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圃  
植竹號竹塢金犯淮有旨趣剛中入見陳戰守之策  
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爲鹵簿使除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院事剛中曰戰守者  
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四事開  
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居政府屬疾卒年六十



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謚恭簡建炎間詔贈  
成岷鳳四州刺壯丁爲兵衆以爲憂剛中建言五害  
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谷比去蜀父老遽道有  
追送數百里者跡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惟讀  
書著文爲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  
唐史要覽天人修應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強記覽金犯浙  
西父挾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不及敵已迫其後  
能趨支徑亂流獲濟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  
簿守曹泳豪牧酒家業爲官監利其貲具彥穎爭之

泳怒戒吏煨煉不得毫髮罪調建德丞改秩時宰知  
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彥穎耻自獻調富陽  
丞御史周操薦爲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  
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爲然右  
正言尹穡陰符執政薦引同已者轉言和於上前上  
惑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進殿中遷諫議大  
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  
公旣以和議爲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  
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  
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爲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



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銜彥穎陰排之改國  
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爲吏部兼皇  
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棻葛覃  
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彥穎  
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棻所以敢直言止爲  
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  
求諸道上意遽解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立皇  
太子兼左諭德首論建置宮僚以爲詹事於東宮內  
外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光論皇太  
子講讀官有奏疏錄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

安兼判官兼中書舍人張說再登樞筦彥穎論說無  
寸長去年驟躋宥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  
然臣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  
講因言士習委靡不然則矯激宜擇篤實鯁亮者用  
之升詹事見上言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  
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太子趣  
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  
月食淫雨言甲申歲以淫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間非  
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詔豈不言多沽激厭之耶比  
欺蔽成風侍從臺諫猶慎嘿况其他乎陰沴之興未



必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又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爲戒今譖毀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城築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上嘉納焉十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閏九月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儀久不決彥穎曰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顏之行不但無益時左司諫湯邦彥新進冀僥倖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國他日

對便殿上復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色動宰相亟引退遂以邦彥爲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飭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唐不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辱命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彥穎在東府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



器械并犒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  
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  
曰封樁陛下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啟他日妄  
費失封樁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絕  
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  
約有惠政提舉洞霄宮復叅知政事病羸艱拜起力  
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孟享禮繁特免卿諫官  
論其子毆人至死奉祠鐫秩起知婺州禁民屠牛捐  
屬縣稅十三萬三千緡復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  
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紹興元年致仕家居几十

載自奉澹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  
縣了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子沐慶元  
中興一時臺諫桃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授  
戶曹監和劑局隆興元年遷正字累遷著作佐郎除  
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陞對論  
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  
耗之上嘉納處民以爭役實訟成大爲勸義役隨家  
貧嘗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論第至二十年民便  
之其後入奏言及此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梁



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在松陽遂昌之間激漢水四十里溉田二十萬畝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疊石築防置堤閘四十九所立水則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令以絹計贖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承平時絹匹不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迺增五分爲錢三千足今絹實貴當倍時直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爲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祈請國信使圖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成大乞

併載書中不從金迂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効之至燕山密章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旣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初上書崔實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飭綱紀振積敝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爲知言張說除簽書



樞密院事成大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  
說命竟寢知靜江府廣西窘匱專籍鹽利漕臣盡取  
之於是屬邑有增價抑配之敝詔復行鈔鹽漕司拘  
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時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  
於此乎奏疏謂能裁抑漕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  
科抑可禁止從之數年廣州鹽商上書乞復令客販  
宰相可其說成大出銀錢助之人多以為非下有司  
議卒不易成大說舊法馬以四尺三寸為限詔加至  
四寸以上成大謂互市四十年不宜驟改除敷文閣  
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兩犯黎州而奴兒

結蕃列等尤桀黠輕視中國臣當教閱將兵外修堡  
砦仍講明教閱團結之法使人自為戰三者非財不  
可上賜度牒錢四十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黎為要  
地增戰兵五千奏置都監路分吐蕃入寇之路十有  
八悉築柵分戍奴兒結擾安靜砦發飛山軍千人赴  
之料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  
蠻女常導之寇邊成大重賞檄羣蠻使相疑貳俄禽  
文才以獻即斬之蜀北邊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  
監司郡守雜役之都統司又俾與大軍更戍成大力  
具其不可詔遵舊法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



漢廣甫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  
蜀士由是歸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長不  
拘小節其傑然者露章薦之往往顯于朝位至二府  
召對除權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兩月為言者所論  
奉祠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帥  
金陵會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振饑民減租米五  
萬水賊徐五竊發號靜江大將軍捕而戮之以病請  
閑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紹興二年加大學士  
四年薨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上嘗命陳俊卿擇  
文士掌內制俊卿以成大及張震對自號石湖有石

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論曰劉珙忠義世家迨屬續以未雪讐耻為深恨王  
蘭犯顏忠諫剛腸嫉惡方趙鼎張浚非罪遠謫朋交  
絕踪大寶獨從之游逮斥權姦了無顧念安節距秦  
檜排淵覲堅如金石孤立無黨死生禍福曾不一動  
其心當金兵犯大散關剛中單騎星馳夜起吳璘一  
戰却敵成大致書北庭幾於見殺卒不辱命俱有古  
大風烈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者歟  
若祖舜奪楊愿恩視秦熿秩誅檜惡於既死彥穎論  
事激烈披露忠盡直氣亦可尚已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六

宋史三百八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國書前中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服等奉勅修

黃洽

汪應辰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黃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年以太學生試春官第二詔循故事未臨軒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判官秩滿就銓選不用前名例謁廟堂宰相陳俊卿白于上改宣義郎除國子博士適有旨職事官無待次改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繼為太學



國子博士樞密院編脩官通判福州奉祠召爲太常  
丞請外孝宗方厲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  
許當對奏三事備事莫若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  
必預爲謀上矍然洽徐奏願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  
寇毋輕易以玩寇寇擾而後定傷根本多矣繇祕書  
郎遷著作郎上諭詞臣秘閣儲英俊爲異時公卿用  
行黃洽詞可及之除右正言首奏諫臣非具負職在  
諫爭朝政有關所當盡言上亦以爲端士許其盡言  
無隱除侍御史會水旱頻仍因祠祭上言此事全在  
一念陛下夙興默想專精在民身雖法官心則壇壝

示之禮字

洋洋左右理非漠然游歲荒歉之由必有未盡契神  
示之心者一日特詔諸路奉行荒政不虔差官按視  
安集洽亟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須知畏其常平一司  
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慮不  
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地  
里遼邈安能遍歷乎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事分  
而察精又奏藝祖懲藩鎮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權  
聚於一夫之手今使主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權爲  
一且屬邊徼偏重尤甚上皆嘉納洽所論列未嘗櫛  
擻細故他慝以累其終身除右諫議大夫上方銳志



肆武洽因風諫言願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飲食猶謹節之况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  
有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上曰卿言無非仁義忠  
孝可爲萬世臣子之法朕常念之洽在經筵言宰相  
代天理物要在爲國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  
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任職當  
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  
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爲朕  
弼耶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  
門若宰執臺諫不爲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率厲以

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不  
可潭州奏疆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言具  
議洽曰疆盜異志盜以其故爲也若止髡役三年之  
後園樵一弛稀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况後時  
必去防閑之具其逸結合患尤甚馬上深然之除叅  
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人今卿居用人之地不可  
不勉上因商榷除目洽鑿竭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  
十年無此差除除知樞密院事洽累章求去許之除  
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光宗受禪特詔言事洽奏  
用人爲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



于陛下屢乞歸田尋畀提舉洞霄宮方未得請也人  
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  
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託風雨  
夫復何憂慶元二年致仕洽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  
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  
哉六年七月薨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  
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為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  
卷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  
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於

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  
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  
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  
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為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  
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為問  
應辰答以為治之要以至誠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  
上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  
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  
以御詩乃是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  
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



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人胡寅行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辰少受知於喻樗旣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初任趙鼎為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召為秘書省正字時秦檜方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

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方排群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逢



萬滿逕一室蕭然。體剛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脩身講學為事。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在隱約時。膏中浩然之氣。凛然不可屈。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邵。應辰為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錁骨。史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為山。希檜意指。應辰為阿附。

為死黨符。移訊鞠徧搜行書。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江府。踰期不得代。乃泐檄歸省。其母繼任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世世去之。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為吏部郎中。遷右司。母老之外。丞相苦留之。曰。方進用。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緩。乃出知婺州。郡積欠上供十二萬緡。朝廷命憲漕。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獨宿逋去。苛歛定期會。



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應辰獨負當劇務節冗費省奏直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食錢萬餘緡工匠洗澤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冗命吏部裁之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不爲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脩自

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旣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二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與唐盧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爲擘應辰以爲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內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議改元重熙應



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  
所定議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為  
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  
况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  
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却為比於是議狀  
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  
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  
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為問應辰答以堯豈可  
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  
不樂吾於是有所謂尊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已安

等遂奉詔應石通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  
閣待制與李燾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  
敷文閣學士為四川前置使知成都府陞爵特降  
詔撫諭入境以書與官撫使吳玠今以撫諭詔申嚴  
號令既免刻路民無從地遠戍兵就糧內郡縱  
保勝義士復崇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  
悉奏行之有謂蜀中綱馬驛程自梁洋入金及山路峻  
險宜浮江而下詔吳玠措置或大指皆主其議應  
及與玠帥三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說勘合  
每費取二十錢乾道詔言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



四百一十人  
應辰與兩增官列奏言勘合不以銀計而以貫石匹  
兩計是陽為減而陰實增之由以成弊一路計之歲  
入三十萬今以兩增為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  
雖非與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弊時駐蜀口武  
興精兵為天下冠既老且病應辰密奏以關陝大將  
係國安危兩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若璘不起令制  
司暫領其兵暨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  
璘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辰接張浚例  
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奏官覈四川區契稅應辰奏  
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事曰縱吏擾民曰違法言教

曰長姦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收併已不少  
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為此煩擾上曰論極有  
理速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縣  
梓軍馬糧料隨民力均敷官雖支糴錢民不得半價  
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  
給度牒上曰汪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  
給度牒四百永為糴本振濟遂移書諸路漕臣亟救  
荒且以緜劔和糴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樞  
密院事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  
不及已得旨召還邛之安仁年饑挺起為盜害及旁



郡即具奏且檄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誅其渠魁餘悉  
撫定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帥得無掩盜事不上聞乎  
宣司乃密奏使人紿應辰曰印冠事未敢奏不審制  
司如何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內愧將行代納成都  
一府給賞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匹冬入覲陛  
對以畏天愛民爲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軍  
政民事革弊殆盡蜀中除虛額民間當被實恩應辰  
奏虛額去則州縣寬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糴預借  
乃州縣累歲相仍對糴則以補州縣闕乏民輸米一  
石即就糴一石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贏陛下近捐

百萬除預借之弊對糴患止數州願并除之則弊革  
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  
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者衆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  
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  
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  
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爲便私計也奏旣上應辰以此  
大憾乃爲是說以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  
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  
金鳧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  
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



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羣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恠之平江米綱至有折閱事上連貶秣力疾請祠自是臥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應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拭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

淳熙三年  
十卷第  
者字二  
年

易懲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達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朋以權為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疆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

嘉靖丁巳年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上

監生趙祖綰刊



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嘗  
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  
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  
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  
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  
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  
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其  
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  
以擬古是董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  
貢翠物焚之詔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既至

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時以四科  
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召為祕  
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  
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金將渝盟十  
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  
獎一主生曷嘗為中國利要在自備如何禦敵莫急  
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  
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或投閑置散或  
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  
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



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以盜大權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諸將相。為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為國。至若清資。加於嶮伍。高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諂。將帥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為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戢邏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解楊存

中兵權。其言大略。施行秦檜久塞言路。至是。才明與馮方胡憲。查簽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雪交作。十朋以為陽不勝陰之驗。遺陳康伯書。與以春秋災異之說。力陳于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太宗正丞。亟詣祠歸。金犯邊。起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張浚帥金陵。悉如其言。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皇非倦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宜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拜



司郎中累遷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  
宜有以革之人主有大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上  
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講時左右史失職久十朋除  
起居郎胡銓奏四事語在胡銓傳除侍御史上謂胡  
銓曰比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皆謂得人上曰卿與  
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  
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  
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  
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漢  
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

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爲孝一  
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  
聞每對羣臣奏事則曰當如荆業時又曰當以馬上  
治之又曰其事當俟恢復後爲之比因宣召語及陵  
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  
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  
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異矣  
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值黨盜權忌言蔽賢欺  
君訕上上爲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  
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



浩嘗爲屬吏姦賊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  
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  
險姦邪觀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  
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  
疏其罪皆罷去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歸附者萬計  
又宿宿州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爲主先之以招納不  
獲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旣降直速加  
爵賞以勸來者上皆嘉納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  
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  
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

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  
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  
王師一不利橫議姦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  
爲二帝復讐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弔民伐罪非前  
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脩侯時而動陛下恢復志  
立固不以一衄爲群議所搖然臣論紛紛浚旣待罪  
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寬宥因言臣聞近日欲  
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  
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  
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



造請教學基益其園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  
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  
車從問道去衆善斷橋以三公名之移知湖州召對  
劉琪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三十朋顧湖州被水非  
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戶部書只虛逾三十四萬命更持  
券往辦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奉  
錢初貢闈入爲泉建之充宏壯凡歷四郡布上恩恤  
民隱士之賢者請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講  
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  
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

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  
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旣久旱入境雨至湖積  
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  
地鬼神東宮建除太子詹事力辭詔州郡禮致逐力  
疾造朝以足疾不能趨詔給扶杖拜謁東宮太子以  
其舊學待遇有加又詔免朝參遣中使以告及襲衣  
金帶就其家賜之疾革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  
仕命下而卒年六十紹興三年謚曰忠文十朋事親  
孝然喪不處內友愛二弟如息生妻其名沒而二子  
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善亮顏真卿寇準范



仲淹韓琦唐介自此朱熹張栻班敬之子聞詩聞禮  
皆爲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聞禮知常  
州江東轉運判官爲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祕書正字與  
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族  
進楫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之進判處婺越三郡知  
處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  
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  
務脩德痛自悔咎迨見群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  
無愧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遷

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  
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旣而金主亮  
斃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  
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啟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  
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輪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  
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  
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鑿之後西師  
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  
城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  
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授



命首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陞陳裴均對唐  
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  
於此上嘉納至郡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  
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輿致十  
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  
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攢官在奏免  
支移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  
治芾去大姓利於田湖復廢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  
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  
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于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

吏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  
可與一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

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  
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孝宗言二  
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平州造舟以梁姑溪歷陽  
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  
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知隆興府芾前  
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  
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  
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



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閑者  
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爲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  
卷詩文三十卷

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爲  
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  
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  
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  
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吳芾  
薦爲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衷新立求  
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

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  
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良翰言當  
固藩籬專未存今捨淮防江却地奪使朝廷過聽使  
督府不得專問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  
彊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况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  
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爲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  
使盧仲賢李拱良翰言仲賢輕儇無恥拱自北來難  
信又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  
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  
稱善朝廷遣吏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乖牾良翰



勅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為重一即官為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為去就上悟出正志為福建漕運揚存中為御營使總殿前軍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復假使名宜慎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李杲不敢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扣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太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

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揚由義為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因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穉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為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為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



甚幸祠縱無全才寧取撲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  
狡小點六癘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  
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稽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  
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  
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  
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冊官內  
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知建寧府  
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爲宗正少  
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  
關陝以荆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

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  
稱善進給事中大將成閔冒請真奉有司坐獲譴閔  
門王抃矯詔遣妾人謝顯出境顯既抵罪置閔與抃  
不問良翰皆駁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不拜以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爲太子詹事  
既見上屬以調護之責一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  
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  
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  
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  
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八



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爲之嘉歎詔兼侍講  
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  
六十五光宗立特謚獻肅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也  
幼歲時方禁蘇氏文獨喜誦習紹興間第進士以親  
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游者  
衆秦檜死魏良臣參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聞良  
臣薦之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東方高宗下  
詔求言莘老上書論彗蠶氣所生多爲兵兆國家爲  
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脩人事

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時應詔者衆上  
命擇其議論切當推恩以勸之後省以莘老爲首進  
一階遷敕令剛定官太常寺主簿升博士輪對論金  
將敗盟宜飭邊備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  
善拜三南渡後典秩散失多有司所記省至凶禮又  
諱不錄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吏皆拱手莘老以古  
義裁定大歛前一日宰相傳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  
禮院故實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玄注製之其可  
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及虞祭或謂上哀勞  
欲以宰相行事莘老曰古今無是卒正之遷祕書丞



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入對上曰知卿不畏疆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陳俊卿既解言職力求去莘老因奏事從容曰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爲然俊卿乃復留金遣使致嫚書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決策親征莘老疏奏贊上且謂敵欺天背盟當待以不懼勿以小利銳為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恃而士氣振矣宜不限早暮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申敕侍從臺諫監司守臣亟舉可用之才又言親征有期而禁衛纔五千餘羸

老居半至不能介胃者願亟留聖慮事皆施行帶御器械劉炎筦禁中市易通北賈大爲姦利一日見莘老輒及朝政語狂悖莘老以聞斥監嘉州稅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初請使金及嫚書至聞金將盛兵犯邊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莘老劾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恐懼至於掩泣衆有哭殺富鄭公之誚尋與宮觀疏再上乃責瑞州幸醫承宣使王繼先佑寵干法富浮公室子弟直延閣居第僭擬別業外帑徧畿甸數十年無敢撻之者聞邊警亟輦重寶歸吳興爲避敵計莘老疏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



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莘老曰繼先罪擢髮不足數  
臣所奏其大槩耳上作而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  
堯舜不能治天下詔繼先福州居住子孫皆勒停籍  
其貲以千萬計詔鬻錢入御前激賞庫專以賞將士  
天下稱快內侍張去爲取御馬院西兵二百髡其頂  
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莘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莘  
老執奏不已竟罷去爲御馬院致仕而莘老亦以直  
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封  
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始莘老自蜀  
造朝不以家行高宗聞其清修獨處甚重之一日因

杜殿院

對褒諭曰聞卿出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未  
幾遂擢用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姦蠹者皆  
得其根本脉絡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  
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  
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  
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課績爲諸州最孝  
宗受禪莘老進三議曰定國是脩內政養根本尋卒  
年五十八

論曰黃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  
吳芾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姦倖直言無隱皆



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六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史三百八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履經進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周執羔

王希呂

陳良祐

李浩

陳橐

胡沂

唐文若

李燾

周執羔字表卿信州弋陽人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  
徽宗擢為第二授湖州司士曹事俄除太學博士建  
炎初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  
后于江西還覲會稽尋以繼母劉疾乞歸就養調撫



州宜黃縣丞時四境倣擾漬立相挺為變令大恐不知所為執羔諭以禍福皆歛手聽命既又誅其黨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至繪像立祠紹興五年改秩通判湖州丁母憂服闋通判平江府召為將作監丞明年春遷太常丞會始議建明堂大樂久廢不脩詔奉常習肄之訪輯舊聞庀閱工器制作始備累遷右司員外郎八月擢權禮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往歲奉使官得自辟其屬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拒絕之使還兼權吏部侍郎請賜新進士聞喜宴于禮部從之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同知貢

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謹謹為減三年以悅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繇此忤檜御史劾罷之又六年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夔州兼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漆播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為長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貫爾一兵不可得也豪懼斬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惕息三十年知饒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乾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說以為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



節用愛人二年四月復為禮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干進亦蒙賜召口舌相高殆成風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曰卿言是也一日侍經筵自言學易知數臣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惻然即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固辭不許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曆差命執羔釐正之執羔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贏縮以紀氣朔寒溫之候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上嘗問豐財之術執羔以為蠹民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尺籍之數十倍於此罷癯老弱者幾半不汰之其弊益深論

和糴本以給軍興豫凶災蓋國家一切之政不得已而為之若邊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為聚歛可乎舊糴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蟲螟大起無以供常稅况數外取之乎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上矍然曰災異如此乃無一人為朕言者即詔從之老安某皇后殿宮按行僕日與闈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闈亦服其長者不怨也拜疏求去上謂輔臣曰朕惜其老成宜以經筵留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上曰遂除龍圖可也經是二年每勸上以辨忠



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明年三月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有年踰八十尚留者知之齒未也命却其章閏月復申前請上度不可奪詔提學江州太平興國宮賜茶藥御書息禮元澤公卿祖帳都門外搢紳榮之時閩粵江西歲饑盜起執羔陛辭以爲言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釋卷尤通于易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後自比歸南既仕寓居嘉興府乾道五年登進士科孝宗獎用西北之士六

年召試授秘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戚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既而悔之改授宮觀方說之見用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斥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履以行恬不爲悔由是直聲聞于遠邇雖以此黜亦以此見知出知廬州淳熙二年除吏部員外郎尋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准右擇帥上以希呂已試有功令知廬州兼安撫使脩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賴之加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五年召爲起



居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求去乃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尋以言者落職處  
之晏如治郡百廢俱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  
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語  
極切至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  
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夫佐漕江西嘗作拳石記以  
示僚屬一暮官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覽之喜  
其不阿薦之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有終  
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疾卒于  
家

陳良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人年十九預鄉薦間歲入  
太學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未上  
有薦于朝者召除太學錄樞密院編脩官中丞汪澈  
薦除監察御史累遷軍器監兼鄧王府直講隆興元  
年出爲福建路轉運副使丁父憂服闋乾道三年除  
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左司諫首  
言會子之弊願指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曰朕積財  
何用能散可也慨然發內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  
收銅版勿造軍民翕然未幾戶部得請改造五百萬  
又奏陛下號令在前不能持半歲久以此令民誰能



信之豈有不印交子五百萬遂不可為國乎既而又欲造會子二千萬屢爭知不得遂請以五百萬換舊會俟通行漸收之常使不越千萬之數上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賜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或者託肺腑之親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船舶招蕃賈貿易實貨糜費金錢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非所以維持紀綱保全戚畹願嚴戒勅苟能改過富貴可保如

其不悛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非正禮今無疆場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遷右諫議大夫薰侍講同知貢舉除給事中薰直學士院遷吏部侍郎尋除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拏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之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後



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弊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動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手况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譽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內祿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快豈能緩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九年許令自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

待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熈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連丁內外艱繼調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大將楊存中恩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察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謹此習尚存朝士多務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浩不安於



朝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  
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仰之浩引仁宗用韓琦  
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論令同心協濟兼權吏  
部郎官浩雅為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  
摘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  
年始除直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在王府多所裨  
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於冊幸上或見之王亦素  
所愛重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講來矣未  
幾宰相召為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  
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官

館職以上修時政闕失浩謂上憂勞如此今何可不  
言即奏疏指論近臣併及宰相執惟奉行臺諫多迎合  
百執事顧忌畏縮反覆數千言傾倒罄竭見者悚慄  
上不以為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州有揀中  
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因謀作亂  
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  
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黜徙之迄無事除  
直祕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即  
得其魁里豪民鄭憲以貨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為姦  
事學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



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  
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其所  
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疆禦豈易得  
雅且門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  
欲還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  
憲家資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  
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濕惡隱刻  
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姦下有司窮竟戶部欲  
就支稽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惠姦且虧軍  
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獄上顧輔臣曰棘寺官

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已而卿欲又曰無以易浩遂  
除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為之志廷臣不能奉行  
謾慢苟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  
兩淮之策至是為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  
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為恢復根  
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  
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脩治具繕人心持重安靜以  
俟敵釁上悉嘉納宰相議遣使浩與辦其不可至  
以官職誅之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闕外以直實文  
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有尚書即入對論及擇帥事



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論大臣曰李浩營田  
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源通漕運  
及灌漑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隸  
安平州其酋特險謀聚兵為邊患浩遣單使諭以禍  
福且許其引放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徹木柵聽太  
府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  
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責者執守而  
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  
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  
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

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  
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諫遂除權吏部  
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自浩之入已  
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納於是  
相與謀嗾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彊狠之資挾奸諛  
之志寘之近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  
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路闕帥命浩以秘閣脩  
撰寵其行夔有覆糜州曰思州世襲為守則田氏與  
其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為勸解二人  
感懷軟血盟盡釋前憾邊得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



舉王隆萬壽宮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  
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死詔特贈集英殿修撰浩  
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為文  
辭及壯益沈潛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為已任忠憤  
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已忌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  
色不知者以為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  
前亦如此非為傲老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  
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為郡  
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  
時風裁素高人不取干以私云

陳橐字德應紹興餘姚人入太學有聲登政和上舍  
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更攝天  
台臨海黃巖三邑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愷悌稱呂頤  
浩欲援為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  
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  
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宰邑  
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劾罷之  
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  
歸養詔橐善撫字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民  
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



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橐詔橐清謹不擾治狀著  
聞其敕所在州賜錢三十萬橐力辭上謂近臣曰陳  
橐有古循吏風終喪以司動卽中召累遷權刑部侍  
郎時秦檜力主和議橐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  
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  
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  
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為乃遽講和何以擊中原  
之望既而金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橐復言  
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  
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

敵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安北順率皆敗北金知不  
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  
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  
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  
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  
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聽謬悠之辭包藏禍  
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  
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撻武備不害為立  
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徇私曲之說天  
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火成六動前梓宮太后可還



祖宗疆土可復矣檜燭之意因之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類書局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橐即日就道次壽春別類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兵興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易牧守橐盡革弊政以息光之習值三平民夷悅服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柳定勝科犯廣西詔遣京討之橐奏廣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檜以橐為京地坐稽留機事降秩廣上章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事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橐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曰應云

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及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為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胡沂字周仲紹興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能守所學不逐時好沂穎異六歲誦五經皆畢不忘一字紹興五年進士甲科陸沉州縣幾三十載至二十八年始入為正字遷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以憂去終喪還朝孝宗受禪除國子司業鄧王府直講尋擢殿中侍御史有旨侍從臺諫條具方



今時務沂言守禦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前歲淮民  
逃移未復舊業中原歸附未知所處俾之就耕可贍  
給省餉饋東作方興且慮敵人乘時驚擾宜聚兵險  
隘防守詔行其言御史中丞辛次膺論殿帥成閔黷  
貨不恤士卒之罪詔罷殿前司職事與祠沂再言其  
二十罪遂落太尉婺州居住沂又言將臣定十等之  
目令其舉薦施之擇將之頃則可施之養士有素則  
未也夫設武舉立武學試之以弓馬又試之以韜略  
之文兵機之策蓋將有所用也除高等一二名餘皆  
吏部授以權酷征商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願詔

大臣詳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則  
人人思奮應上之求矣從之時龍大淵曾覲以藩邸  
舊恩除知閣門事張震劉珙周必大相繼繳回詞命  
沂論其市權招士請屏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  
論左遷沂累章益懇切曰大淵覲不屏去安知無桷  
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共排  
之沂亦以言不行請去遂以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  
道觀乾道元年冬召為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  
讀尋兼侍講進中書舍人給事中進對論命令當謹  
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駁事



有當然勿謂拂君相不言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沂  
奏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脩成書歲且一紀歷月  
閱時不無抵牾望令敕令所官討論章旨此法可行  
不可行此條當革不當革將見行之法與當革之條  
輯為一書頒之中外庶可戢吏胥之姦詔行之尋以  
目疾丐祠六年出為徽猷閣待制知處州復引疾奉  
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年以待制除太子詹事  
尋復拜給事中進禮部尚書並兼領詹事又改侍讀  
上顧沂厚有大用意而沂資性恬退無所依附數請  
去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中原沂極論金無量而

我諸將未見可任此事者數梗其議遂以龍圖閣學  
士仍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年六十八方疾革整  
容素冠不少惰蓋其為學所得者如此謚獻肅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傳文若少英邁  
不群為文豪健登進士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  
薦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  
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恥  
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陛下  
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  
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



對耶書奏翌日召對便殿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官  
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產茶亘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  
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戶避苛斂轉  
徙饑饉相藉文若力爭之賦迄不增再通判遂寧府  
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游者振活  
甚衆又力請于朝除田租二萬一千頃免場務稅二  
十餘所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秦檜死上訪  
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二十六年以光祿丞召改  
祕書郎為文思箴以獻其略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  
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其旅

文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戌弭兵春秋所懲  
蕭俛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疆矣縱弛不繩  
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自檜  
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居郎勸上  
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時  
有為宣和執政請恩為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  
作禾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為譏已劾文若  
狂誕出知邵州上屢為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  
郡知饒州興學宮減田租苛耗二萬石又請歲糴常  
平義倉之儲什三與民平市農末俱利而粟不腐遂



以著令餘干嘗有劇盜巡尉不能制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加直敷文閣移知温州三十一年召為宗正少卿金人犯邊文若求對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上諭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驥才皆可用復除起居即時諸將北出捷書日聞上下有徂志獨文若憂之圖上元嘉北伐故事上諭文若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甚悉文若對曰願陛下深察大勢趨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軌轍則大喜未幾諸軍退守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于歷陽權遁淮南盡沒詔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親征二乞遣

大臣勞軍三乞起張浚工部侍郎許尹是其言衆遂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上問曰今計安出卿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天不死浚嶺海正為今日上矍然曰援浚者多非卿無以發此數日遣楊存中護江上軍緩親征之期起浚知平江府蓋上以浚雖忠愨喜功將士多不附文若復言浚本以孤忠得衆尋改浚鎮建康府將以為江淮宣撫使中沮之而止乘輿幸江表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同羣司居守駕還遷中書舍人上將內禪前數日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既書黃



因過周必大誦聖德而疑各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  
黃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  
尋又改宗室子稱其後詔稱皇兄孝宗嗣位張浚以  
右府都督江淮軍事文若時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待  
制知漢州尋改都督府參贊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  
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鼎州改江州明年浚入相都  
督府罷其冬金復大入官軍悉戍淮文若謂上流當  
嚴兵備以定民志奏籍鄉丁五萬訓練有法人倚以  
固解嚴和糴大起郡之數八萬文若以民勞堅請得  
減什三旋請祠章三上未報乾道元年卒年六十贈

左通奉大夫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父中  
登第知仙井監燾甫冠憤金讐未報著反正議十四  
篇皆救時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  
雅州推官改秩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  
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盍歸思之三日復來迄悔艾無  
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寘之理豪強歛迹於  
是以餘暇方學燾耻讀王氏書獨博種載籍搜羅百  
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做司馬光  
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建康爲編年一書名曰

是清原  
是原名



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體爲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  
詔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碎幹辦公事知榮州榮因  
漢爲隳夏秋率苦水燾燾築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轉  
運判官入境劾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斂燾括一  
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爲科約上之朝頒  
之州縣乾道三年召對首舉堯叟祖治身治家治官治  
吏典故以爲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  
練兵毋增兵杜諸將私獻數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  
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收齋內議權作  
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

止英宗  
世

示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  
今旣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  
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正除禮部郎中言中興  
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令  
太常寺參校同異脩成祭法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  
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曆成燾言曆不  
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  
是舊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有大驗乞申飭  
曆官討論五年遷祕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  
錄院檢討官子虛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



唐三百年不覩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  
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而亡其友晁  
公遯以書勉之燾答以當脩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  
克躬試於是命二子虛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  
辰薦虛文行可應詔故有是命左相陳俊卿出知福  
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復事更張舊典宰相以燾數言  
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陞辭  
以欲速變古爲戒又奏禹貢九州荆田第八賦乃左  
三人功既脩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虧十八上令  
之條畫既至秦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工而坊備牛

而犁糴種而殖穀苗未立睥睨已多有橫加科歛者  
今宜寬侵冒之禁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廣收募之  
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  
呂游問入奏燾攝其事歲饑發鄂州大軍倉振之僚  
屬爭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  
游問返果劾燾專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八年直寶  
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奏乞  
戒茶馬司市叙州羈縻馬毋溢額戒官民毋於夷漢  
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鎖水開邊舊池皆報可淳熙改  
元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



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瓠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  
奏火數失實職也何預國史命成都提刑李藎究火  
事詔熙忠貶二秩罷燾止貶一秩燾及都門乞祠除  
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或勸以方被讒無及時事燾曰  
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為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  
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  
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來快決事以諫上曰朕當  
揭之座右進祕閣脩撰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脩  
撰燾為左史時嘗乞復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  
隆殺合視園壇特免出郊祭禮至是申言之詔集議

燾幸沮止其後周必大為禮部尚書申其說始克行  
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祖柱壞鷓尾有司旋  
加脩繕燾奏非所以畏大變當應以實上論大臣燾  
愛朕屢進讜言賜金紫嘗請正太祖東向之位四年  
駕幸太學以執經特轉一官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  
子當升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  
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真  
拜侍郎仍兼工部徽宗實錄置院已久趣上奏篇燾  
薦呂祖謙學識之明召為祕書郎兼檢討官夜直宣  
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股肱耳目宜謹



厥與賜坐欲起又留賜飲賜茶尋詔監視太史測驗  
天文九月丁酉日當夜食彙為社壇祭告官伐鼓禮  
廢特舉行壙既申制科為祕書省正字尋遷者作郎  
兼國史實錄院編脩檢討官父子同柱史事搢紳榮  
之彙感上知遇論事益切每集議衆莫敢發言獨脩  
陳可否無所避近臣復舉其次子塾應制科以閣試  
不中程黜壙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為御史所  
劾語連及彙壙罷彙亦知常德府初政和末澧辰沅  
靖四州置營田刀筆手募人開邊范世雄等附會擾  
民建炎罷之乾道間有建請復置者彙為轉運使嘗

奏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檟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彙  
至是又申言之請度田立額且約帥臣張栻列奏詔  
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彙曰官捕  
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警累表乞閑提舉興  
國宮秩明堂大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頃  
之壙塾繼亡上欲以吏事紓彙憂起知遂寧府七年  
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祕閣彙自謂此書寧失之繁  
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  
總目五卷依熙寧脩三經例損益脩換四千四百餘  
事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彙嘗舉漢石渠白虎故事



請上稱制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疆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少即戎者異矣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讀陸贄奏議憲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遂舉贄府言功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業不足之嘆憲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脩天應乃至進敷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脩國史薦尤袤劉清之十人爲史官十年七月夕早進祖宗避殿減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兩一日宣對憲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官

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卿可謂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此聲近惟葬李婕妤好用三萬緡他無費也遂因轉對乞用祖宗故事召宰執赴經筵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憲復條上古人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爲重非小人害政即敵入窺中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曾譏武帝無經國遠圖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其疾增損給事中宇文价傳上旨憲曰臣子戀闕非老病忍乞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忠盡又聞四川乞減



酒課額猶手劄贊廟堂行之病革除敷文閣學士致  
仕命下喜曰事子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  
天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  
昭陵為則辭氣舒徐乃卒年七十一上聞嗟悼贈光祿  
大夫他日謂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  
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  
其止此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擢尚當路擢死  
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  
仁甫如霜松雪相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  
之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為春秋以後

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  
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  
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藁五十卷通論十卷  
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  
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  
司馬光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  
為四十一卷謚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子壘至塾壁  
壘著作即堇夔州路提點刑獄壁壘皆執政別有  
傳

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建忠忱啓沃以口舌相高



為戒希呂剛直懇切有古引裾風良祐力止沆使懼  
開學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李浩獨不造秦燬陳索  
以呈身為恥文若譏休兵胡沂斥閹宦其清風若節  
終始弗渝高孝之世李燾耻讀王氏書掇拾禮文殘  
缺之餘粲然有則長編之作咸稱史才然所掇拾或  
出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八

宋史三百八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樞密副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尤袤

謝諤

顏師魯

袁樞

李椿

劉儀鳳

張孝祥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垗呼為竒  
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  
進士第嘗為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為  
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橐積致一  
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



有外城屢殘於寇頽毀甚表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  
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  
曰此吾父母也爲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  
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太宗正闕丞  
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表虞允文以  
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秘書丞者僉以表對亟授之  
張栻曰真秘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  
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閣門入西府士  
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表率三館上書  
諫且不往見後說留身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表與

秘書少監陳騷各與郡表得台州五縣有丁無產  
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  
工纔什三屬表成之表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  
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衝城  
賴以不沒會有毀表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  
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  
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叅江東江東旱單車行  
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  
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表推行於諸  
郡民無流殍道直表遷江西提舉知隆興府屢請



祠進直敷文閣以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袁及鄭僑以  
言事去國久于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  
常平義倉願預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  
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  
左諭德論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  
失表上封事大畧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  
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闕征  
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  
給賒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  
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特貸命

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  
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  
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  
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  
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袁斟酌  
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袁與禮官定號  
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袁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  
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  
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  
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



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表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表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

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表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表言祖宗典故旣祔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服勳臣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表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熙十四年將有事于明堂詔議升配表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



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表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

是日諭表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表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筵表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與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橫行十三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墜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已言者因以



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  
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  
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  
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  
自正使轉橫行袁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  
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  
寡欲保毓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  
耗思慮屑屑事爲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适  
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  
賞轉官吳元允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

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  
袁繳奏謂正使有止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勲賢  
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  
袁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  
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  
胄之求非所以爲厚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  
不省重華官袁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  
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  
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  
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官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



表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印律  
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  
書行表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  
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  
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  
二奏出表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中宮謁  
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表力言其濫乞痛  
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  
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  
同列奏言者有見到官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

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  
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  
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  
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爲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  
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  
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  
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  
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儻  
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時  
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表篤乞



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  
宮以勸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  
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袁少從翰  
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第也方乾道淳  
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袁在掖  
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  
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  
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  
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  
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

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  
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  
託爲姦使真偽相亂爾待付出戒敕之袁死數年佞  
曹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  
袁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  
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  
簡子棊槩孫焞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幼敏慧日記千言爲文  
立成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  
未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諤攝尉條二十策大要



使其徒相紆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解散金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選行縣事有治辦聲改吉州錄事參軍囚死者舊瘞以鞅往往暴骨諤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斂之郡民陳氏僮竊其篋以逃有匿之者陳于官詞過其實反爲匿僮者所誣帥龔茂良怒欲坐以罪諤爲書白茂良陳氏獲免茂良亦以是知之歲大侵饑民萬餘求廩官吏罔措諤植五色旗分部給糶頃刻而定知袁州分宜縣縣積負於郡數十萬歲常賦外又征緡錢二萬餘諤乃疏其弊於諸監司請免之以毋憂去尋丁父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

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奏減袁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椿錢諤里居時創我役法編爲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爲便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講尚書言於上曰書治道之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爲本上曰朕最喜伊尹傳說所學得事君之道諤曰伊傳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因論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諭諤曰機會雖不可失舉事亦不可輕上嘗問曰聞卿與郭雍遊雍學問甚好豈曾見程頤乎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爲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



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  
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  
權工部尚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  
舉太平興國宮口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  
大夫諤為文倣歐陽脩曾鞏初居縣南之竹坡名其  
燕坐曰良齋人稱良齋先生周必大薦士及諤姓名  
孝宗曰是謂良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  
之云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中擢進士第歷知  
莆田福清縣嘗決水利滯訟關陂洫綿四千里歲大

侵發廩勸分有方而不遏糴價船粟異湊市糴更平  
鄭伯熊為常平使薦于朝帥陳俊卿尤器重之召為  
官告院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  
都人相驚師魯陛辭言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  
當忠邪未辨天不示變人主何繇省悟願詔中外極  
陳得失求所以答天戒銷患未形上聽其言尋改使  
浙西役法敝甚細民至以鷄豚鬻搨折產力遇役輒  
破家師魯下教屬邑預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寬比  
限免代輸咸便安之益課歲百鉅萬本錢久不給亭  
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師魯搏帑緡盡償宿負



戒官吏毋侵移比旁路課獨最上謂執政曰儒生能  
辦事如此予職直秘閣農民有墾曠土成田未及受  
租者姦豪多爲已利師魯奏但當正其租賦不應繩  
以盜種法失劭農重本意奏可遂著爲令入爲監察  
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  
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奏冰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  
楊思勗交一談李鄴耻爲吐突承瓘所薦堅辭相位  
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鄴爲法今  
其人朋邪爲迹人所切齒似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  
臣雖不肖羞與爲伍命乃宦取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

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綬皆培克以  
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䟽袖中行之  
十年繇太府少卿爲國子祭酒初上諭執政擇老成  
端重者表率太學故有是命首奏宜講明理學嚴禁  
穿鑿俾廉耻興而風俗厚師魯學行素孚規約率以  
身先與諸生言孳孳以治已立誠爲本藝尤異者必  
加獎勸由是人知飭勵上聞之喜曰顏師魯到學未  
久規矩甚肅除禮部侍郎尋兼吏部有旨改官班特  
免引見師魯獻規曰祖宗法度不可輕弛願始終持  
久自強不息因言賜帶多濫應奉微勞皆得橫金預



外朝廷會如觀瞻何且臣下非時之賜過於優隆梵  
舍不急之役亦加賜資雖南幣封椿不與大農經費  
然無功勞而槩與之是棄之也萬一有爲國制變禦  
侮建功立事者將何以旌寵之高宗喪制一時典禮  
多師魯裁定又與禮官尤袤鄭僑上議廟號語在表  
傳詔克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必令簪花  
聽樂師魯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強臣非禮  
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至燕山後辭簪花執  
射時孝宗以孝聞師魯據經陳誼反復慷慨故金終  
不能奪遷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講屢抗章

請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臺諫侍從相繼拜疏  
引唐孔戣事以留行內引奏言願親賢積學以崇聖  
德節情制愆以養清躬在泉因任凡閱三年專以恤  
民寬屬邑爲政始至即蠲船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  
再起知泉州以紹熙四年卒於家年七十五師魯自  
幼莊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初爲番禺簿喪父以歸扶  
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於岸而颶風大作人  
以爲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  
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  
服嘉泰二年詔特賜謚曰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嘗以修身爲弓賦  
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  
一人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爲禮部試  
官就除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  
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  
利張說自閣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  
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  
曰公不耻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卽求外補出  
爲嚴州教授樞嘗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  
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

龍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  
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他日上  
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與寺監簿於是  
以太宗正簿召登對卽因史書以言曰臣竊聞陛下  
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  
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聖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  
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禍亂且曰  
固有詐僞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  
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爲朝廷累上顧  
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



及此天下之福也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為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華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讎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嶽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

經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兼國史院編脩官分脩國史傳章傳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鼎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視真揚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州新城專為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為陛



下建此策也。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准入對也。嘗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純綱言路將復荊榛矣。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爲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寔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

國子監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有予郡之命。既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叙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知常德府。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爲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爲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爲捍蔽。民德之。尋爲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三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疎傳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自是間居十載。作易傳解義。辯異童子問等書。藏于家。李椿字壽翁。洛州永平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翼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尚幼。藁殯佛



寺深竈而詳識之奉繼母南走艱苦備嘗竭力以養以父澤補迪功郎歷官至寧國軍節度推官治豪民僞券還陳氏田吏才精強人稱之張浚辟爲制司準備差遣常以自隨椿奔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視山水砦險要周密精審所助爲多隆興元年春諸將有以北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奏記浚曰復讎伐敵天下大議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議論不定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旣而師出無功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

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肯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爲勸之去明年春浚出視師椿曰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復申前說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未幾果罷監登聞鼓院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知鄂州請行墾田復戶數千曠土大闢移廣西提點刑獄獄未竟者一以平決之釋所疑數十百人奏罷昭州金抗禁仕者母市南物移湖北漕適歲大侵官強民振糶且下其價米不至益艱食椿損所強糶數而不過其直未幾米舟湊集價減十三每行部必



前期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列爲籍單車以行所至  
取吏卒備使令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言事者請下諸  
道爲式召爲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是其說遂  
改法馬除樞密院檢詳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  
宜州市馬者因簽書張說以聞椿謂邕遠宜近故遷  
之豈無意今莫氏方橫柰何道之以中國地里之近  
小史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說怒椿因求去上慰  
諭令安職遷左司復請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兼  
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萬二千  
緡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農卿椿會大

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歎  
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爲一年  
之蓄擇臨安守椿在議中執政或謂其於人無委曲  
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  
倖不便解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說及是轉  
對又言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  
而剛中爲用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在  
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執  
政滋不悅出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三千斤椿奏一  
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除



吏部侍郎又極言闈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  
國家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羣  
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必有裁制  
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  
貴門禁官戒之外勿得預外事嚴禁士大夫兵將官  
與之交通上聞靖康明受語感額久之曰幼亦聞此  
因納疏袖中以入最後極言當預邊備如欲保淮則  
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渦口花壓正陽光州皆不可以  
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石梁濡須巢湖北峽亦  
要地也以病請祠不許面請益力乃除集英殿修撰

知寧國府改太平州賜尚方珍劑以遺既至力圖上  
流之備請選將練習緩急列艦上可以援東關濡須  
下可以應采石年六十九上章請老以敷文閣待制  
致仕越再歲上念湖南兵後之餘欲鎮安之謂椿重  
厚可倚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  
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復酒稅法  
人以為便歲旱發廩勸分蠲租十一萬糶常平米二  
萬活數萬人潭新置飛虎軍或以為非便椿曰長沙  
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徼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  
可無一軍且以費縣官繕錢四十二萬何可廢取亦



在馭之而已未滿歲復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  
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椿年十五歲避地南來  
貧無以爲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易其言於  
朝廷措諸行事皆易之用巖然有守存心每主於厚  
尤惡佛老邪說淳熙十年卒年七十三朱熹嘗銘其  
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著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謁左丞馮澥澥甚推  
許遂知名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抱負倜儻不事生產  
於進士恬如也擢第十年始赴調尉遂寧府之遂溪  
監資州資陽縣酒稅爲梁州榮州掾紹興二十七年

有旨令侍從薦士起居郎趙逵舉儀鳳稱其富有詞  
華恬於進取宰執上其名上曰蜀人道遠文學行義  
有可用者不由論薦何緣知之前此蜀仕宦者例多  
隔絕不得一至朝廷殊可惜也自秦檜專權深抑蜀  
士故上語及之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召試館職  
辭以久離塲屋改國子監丞宰相以其名士遷秘書  
丞禮部員外郎所草牋奏以典雅稱孝宗受禪議上  
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  
林栗謂唐憲宗上順宗冊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備  
樂而不作可也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事屬嘉



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皇帝為欽宗  
備禮終制見於詔書議者引憲宗故事考之唐史自  
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乞  
候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美主上事親情實  
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從厚竟用  
栗議儀鳳復爭辨不已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秘  
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在朝十  
年每歸即匿其車騎扃其門戶客至無親跡皆不得  
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  
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  
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十二月輔臣進前傳  
從當復職者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集英殿修撰  
起知邛州未上改漢州果州罷歸淳熙二年十二月  
丙申卒年六十六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充工於詩然  
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踳躄  
一跌遂不振云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  
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  
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垵與曹覆皆力  
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垵冠多士



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墳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墳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諭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先是上之抑墳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凡唱第後曹泳揖孝祥于殿庭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孝祥爲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初對百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

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脩曆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爲館職澈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姦



不在盧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  
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蒞事  
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即位復集英殿脩撰  
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  
海囊橐爲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  
吳中大饑乞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  
在孝祥旣素爲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  
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  
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  
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

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  
都督府叅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言者改除敷文  
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  
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祥落職罷復集賢殿脩撰知靜  
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  
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  
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荆  
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以疾卒孝  
宗惜之有用才未盡之歎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  
三十八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



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  
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  
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論曰尤袤學本顧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

人主爭是非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諤顏

師魯表樞臨民治辨聞立朝則啓沃忠諫各舉

廼職爲世師表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槩著於行事張

孝祥蚤負才峻蒞政揚聲迨其兩持和戰君子每歎

息焉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八



